

史

記

二八

蘇子瞻
集

POG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史記一百一十七

索隱曰右不宜在西南夷之下

司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長卿少時好讀

書學擊劍

索隱曰呂氏春秋劍伎云持短入長倏忽縱橫之術也魏文典論云餘好擊劍以短乘長

是也

故其親名之曰犬子

索隱曰孟康云愛而字之也

相如既學

索隱曰案索密云文翁遣相如受七經

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

以貲為郎事孝景帝為武騎常侍

索隱曰張揖曰秩六百石

常侍從格猛獸

非其好也會景帝不好辭賦是時梁孝王

來朝從游說之士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

夫子之徒

徐廣曰名忌字夫子。索隱曰案鄒陽傳云枚先生嚴夫子則此夫子是美稱時人以爲號爾

而徐廣云字爲非漢書作嚴忌者案忌本姓莊避明帝諱改姓嚴也相如見而說之因病

免客游梁梁孝王令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會梁孝王卒相如歸而家貧無以自業素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吉曰長卿久官遊不遂而來過我於是相如往舍都亭索隱曰案臨邛郭下之亭也臨邛令繆爲恭敬日往朝相如相如初尚見之後稱病使從者謝吉吉愈益謹肅臨邛中多富人而卓王孫家僮八百人程鄭亦數百人二人乃相謂曰令有貴客爲具召之并召令令旣至卓氏客以百數至日中謁司

馬長卿長卿謝病不能往臨邛令不敢嘗食自往迎相如相如不得已彊往一坐盡傾酒酣臨邛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自娛相如

辭謝爲鼓一再行

索隱曰案古樂府長歌行短歌行皆曲引也此言鼓一再行謂一兩曲

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繆與

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

郭璞曰以琴中音挑動之。索隱曰張揖云挑燒也以琴

中燒之挑音徒了反燒音如了反其詩曰鳳子鳳子歸故鄉遊遨四海求其皇有一艷女在此堂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由交接爲鴛鴦也又曰鳳兮鳳兮從皇栖得托子相如之臨

邛從車騎雍容間雅甚都

韋昭曰間讀曰閑甚得都邑之容也郭璞曰都猶姣

也詩曰恂美且都

及飲卓氏弄琴文君竊從戶窺之心

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

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索隱曰郭璞云婚不以禮

為節也相如乃與馳歸家居徒四壁立郭璞曰言貧窮也○索隱

曰案孔文祥云徒空也家空無資儲但有四壁而已言就此中以安立也卓王孫大怒曰女

至不材我不忍殺不分一錢也人或謂王孫王

孫終不聽文君久之不樂曰長卿第俱如臨邛

索隱曰文穎云第且也郭璞云第發語之急耳如往也從昆弟假貸猶足為生

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盡賣其車騎

買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當鑪韋昭曰鑪酒肆也以上為墮邊高似

鑪相如身自著犢鼻褌韋昭曰今三尺作布形如犢鼻矣稱此者言其無恥也今銅

司馬相如

印言憤組此其類矣

與保庸雜作

方言曰保庸調之南方奴婢賤稱也

滌器於市

中

韋昭曰瓦器也每食必滌既者

卓王孫聞而耻之為杜門不出

昆弟諸公

郭璞曰諸公父行也

更謂王孫曰有一男兩女所

不足者非財也今文君已失身於司馬長卿長

卿故倦游

郭璞曰厭游宦也

雖貧其人材足依也且又

令客獨奈何相辱如此卓王孫不得已分予文

君僮百人錢百萬及其嫁時衣被財物文君乃

與相如歸成都買田宅為富人居久之蜀人楊

得意為狗監侍上

郭璞曰王獵犬也

上讀子虛賦而善之

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得意曰臣邑人司

馬相如自言為此賦上驚乃召問相如相如曰
有是然此乃諸侯之事未足觀也請為天子游
獵賦賦成奏之上許令尚書給筆札相如以子
虛虛言也為楚稱郭璞曰稱說楚之美烏有先生者徐廣曰烏
一作惡烏有此事也為齊難郭璞曰詰難楚事也無是公者
無是人也明天子之義郭璞曰以為折中之談也故空藉此三
人為辭索隱曰藉音假借與積同音以推天子諸侯之苑囿其
卒章歸之於節儉因以風諫奏之天子天子大
說其辭曰楚使子虛使於齊齊王悉發境內之
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田田罷子虛過詫烏

有先生

郭璞曰託誇也音託夏反。索隱曰過音戈託音勑亞反。

而無是公在焉

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田樂乎子虛曰樂獲

多乎曰少然則何樂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

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乎

子虛曰可王駕車千乘選徒萬騎田於海濱列

卒滿澤罟罔彌山

郭璞曰罟罟也音浮。正義曰說文云罟兔罟也今幡車罟也。彌竟也。

揜兔麟鹿射麋脚麟

徐廣曰麟音各駟案郭璞曰脚揜足麟車麟。索隱曰韋昭云脚謂

持一脚也司馬彪曰脚揜也。鷩於鹽浦割鮮染輪

郭璞曰鹽

也說文云揜偏引一脚也。浦海邊地多鹽鹵鮮生肉也。染濡也音而公反又音而挽反。濡之於輪鹽而食之鷩馳也音務。索隱曰染或為淬與下

文將割輪射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

淬意同也。

史記列傳五十七

四

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

何與寡人

郭璞曰與猶如也

僕下車對曰臣楚國之鄙人

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游游於後園覽

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覩也又惡足以言其外澤

者乎齊王曰雖然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

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

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者耳

索隱曰郭璞曰特獨也

名

曰雲夢

索隱曰褚詮音亡棟反又音莫風反裴駰云孫叔敖激沮水作此澤張揖云楚藪也在南郡華容縣

郭璞曰江夏安陸有雲夢城南郡枝江亦有雲夢城華容縣又有巴丘湖俗云即古雲夢澤也則張揖云在華容者指此

湖也今案安陸東見有雲夢城雲夢縣而枝江亦有者蓋縣名遠取此澤故有城也

雲夢者方九

司馬相如

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第鬱隆崇律萃

岑巖參差日月蔽虧漢書音義曰高山壅蔽日月虧缺半見○索隱曰案漢書注此

卷多不題注者姓名解者云是張揖亦兼有餘人也交錯糾紛上千青雲罷池

陂陲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徐廣曰一作瑕○索隱曰張揖

云赭赤土出少室山堊白堊本草云一名白塏也雌黃白垺徐廣曰音符駟案漢書音義曰白符

白石英也○索隱曰白垺出魯陽山蘇林音附○正義曰藥對曰雌黃出武都山谷與雄黃同山錫碧金

銀正義曰顏云錫青金也衆色炫燿照爛龍鱗郭璞

曰如龍之鱗采其石則赤玉玫瑰郭璞曰赤瑾也見楚辭玫瑰石珠也琳瑯琨

瑀漢書音義曰琳球也珉石次玉者琨瑀山名也出善金尸子曰昆吾之金者○索隱曰司馬彪曰琨瑀石之次玉也

河圖云流州多積石名琨瑀石鍊之成鐵以作劍光明如水精案字或作昆吾也瑊瑊玄厲徐廣

曰城音古咸反功音勒皆次玉者駟
案漢書音義曰玄厲黑石可用磨者
漢書音義曰礪石出
鴈門武夫出長沙也
其東則有蕙圃衡蘭芷若射

千穹窮昌浦
漢書音義曰衡杜衡也其狀若葵其晷如
麋蕙芷白芷若杜若○索隱曰司馬彪云

蕙香草也本草云薰草一名蕙廣志云蕙草綠葉紫莖魏武
帝以此燒香今東下田有草莖葉似麻其華正紫也張揖云

衡杜衡東下田有草生天帝之山案山海經云葉如葵臭如
藥蕙可以走馬博物志云一名土杏味亂細辛葉似葵故藥

對亦以為似細辛也蘭秋蘭本草云芷一名菹埋蒼云齊菹
一曰菹字林曰菹音昌亥反又音昌里反菹音火高反本草

又曰杜若一名杜衡今杜若葉似薑而有文理莖葉皆有長
毛古今名號不同故其所呼別也廣雅云烏蓬射干本草名

烏扇也司馬彪云芎藭似藁本郭璞云今歷陽呼
為江離淮南子云夫亂人者若芎藭之與藁本也
江離麋

燕諸蔗博且
徐廣曰博音匹沃反駟案漢書音義曰江
離香草麋燕蘄芷也似蛇床而香諸蔗甘

柘也博且蕤荷也○索隱曰吳錄曰臨海縣開水中生江離
正青似亂髮即離騷所云者是也廣志云赤茱紅華則與張

司馬相如

勃所說又別案今芎藭苗曰江離綠葉白華又不同樊光曰
藁本一名蘼蕪根名蘼芷藥對以為蘼蕪一名江離芎藭苗
也則芎藭藁本江離蘼蕪並相似備是一物也傳音普各反
且音子餘反漢書作巴且文穎云巴蕉也郭璞以為蘼荷屬
未知孰是

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陟靡

案行

音移

案行

壇曼

索隱曰司馬彪云案衍麻下壇曼
平博也衍音弋單反壇音徒旦反

緣以大江限

以巫山

郭璞曰巫山今
在建平巫縣也

其高燥則生葳蕤苞荔

徐

曰葳音針馬藍也蕤或曰草生水中華可食荔音力詣反草
似蒲駟案漢書音義曰苞蕤也○索隱曰蕤音斯郭璞云葳
酸醬江東名烏葳析漢書作斯孟康云斯禾似燕

薛莎青

麥廣志云涼州地生析草皆中國苗蕤麥是也

其卑溼則

生藏葳蕤葳東薔雕胡

徐廣曰烏栢國有薔似蓬草
實如葵子十月熟駟案漢書

音義曰藏似亂而葳大葳葳尾草也蕤蕤也葳蘆也○索隱
曰卑音婢卑下也郭璞云葳尾似茅蕤葳音兼加孟康云蕤

葭似蘆也郭璞云葭蔽也似蘆而細小江東人呼為燕亂音五患反蔽音

云葭蘆也似葦而細小江東人呼為烏燕亂音五患反蔽音

敵廣志云東蓍子色青黑河西記云蓮藕菰蘆徐廣曰生

貸我東蓍償我白梁也雕胡謂菰米

隱曰郭璞云菰菴蘭軒芋漢書音義曰菴間蒿也軒芋

蔣也蘆葦也菴蘭軒芋猶草也○索隱曰郭璞云菴

蘭子可療病也軒芋郭璞曰其

生水中今楊州有也衆物居之不可勝圖郭璞曰

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

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蛟鼉正義曰郭注山

而四脚小細頭有白嬰大者數十圍郊生子如一海經云蛟似蛇

二斛瓮吞人鼉似蜥蜴而大身有甲皮可以冒鼓義

曰似鼉鰐甲有文出鼉郭璞曰其北則有陰林巨樹郭璞

南海可以飾器物也

曰林在山梗枏郭璞曰梗枏也似梓枏葉似桑豫章

北陰地梗枏郭璞曰梗枏也似梓枏葉似桑豫章

按溫活人云豫今之枕木也章今之樟

木也二木生至七年枕樟乃可分別

桂椒正義曰郭云

桂似枇杷葉

而大白花而不著子藂生巖嶺間無雜木冬夏常青按今諸寺有桂樹葉若枇杷而小光靜冬夏常青其皮不中食蓋二色木蘭正義曰廣雅云似桂皮辛可食葉冬夏常葉桂樹似冬其實如小甘辛美南人以爲梅也

離朱楊

徐廣曰檠音扶戾反駟案郭璞曰木蘭樹皮辛香可食漢書音義曰離山梨朱楊赤楊也○索隱曰

郭璞云朱楊赤莖柳生水邊爾雅云檠河柳是也

檠樹檠栗橘柚芬芳

徐廣曰檠

音郢駟案漢書音義曰檠檠棗也○正義曰小曰橘大曰柚樹有刺冬不凋葉青花白子黃亦二樹相似非橙也

其

上則有赤援蠿蛸

徐廣曰音劬柔○正義曰蠿蛸皆猿猴類

鵯鵯孔

鸞騰遠射干

郭璞曰鸞離鳳屬也孔孔雀爲鳥也漢書音義曰騰遠鳥名射干似狐能緣木○索隱

曰孟康云騰遠鳥名非也司馬彪云騰遠蛇也郭璞云騰蛇龍屬能興雲霧

其下則有白虎

玄豹曼延羆豸

郭璞曰曼延大獸長百尋羆似狸而大漢書音義曰豸胡地野犬似狐而小也

○索隱曰應劭云豸音頗韋昭一音岸鄒誕生音苦茲反協音是

兕象野犀

正義曰兕狀如水牛象大

獸長鼻牙長一丈俗呼為江後犀頭似後一角在額漢書無此一句窮奇獫狁於是乃

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駁之駟漢書

音義曰馴擾也駁如馬白身黑尾一角銘牙食虎而駕之以當駟馬也乘雕王之輿靡魚

須之撓旃郭璞曰以海魚須為旒旌言撓弱也通帛為旃也曳明月之珠旗

漢書音義曰以建干將之雄戟漢書音義曰干將韓王劍師雄戟胡中有鉞干

將所造也○索隱曰應劭曰干將吳善冶者姓如淳曰干將鐵所出晉灼曰闔閭鑄干將劍應劭說是方言云戟中小子

刺者所謂雄戟也周處風土記云戟為五兵雄也鉞音巨案周禮治氏為戈胡三之注云胡其子也又周禮圖謂戟反曲

下為左鳥嗥之雕弓索隱曰張揖云黃帝乘龍上仙小胡也臣不得上挽持龍髯髯按墮黃帝

弓羣臣抱弓而號故名鳥號見封禪書及郊祀志文又韓詩外傳云弓工之妻曰此弓是太山南鳥號之柘案淮南子云

鳥號柘桑其材堅勁烏棲其上將飛枝勁復起標呼其上右伐取其材為弓因曰鳥號古史考風俗通皆同此說也

司馬相如

夏服之勁箭

徐廣曰韋昭云夏夏羿也矢室名曰服呂靜曰步義謂之服也○索隱曰案夏羿善

射者又服箭之室故云夏服又夏后氏有良弓名繁弱其矢亦良即繁弱箭服也

陽子驂乘織

阿為御

漢書音義曰陽子僊人陽陵子織阿月御也韋昭曰陽子古賢也○索隱曰張揖云陽子伯樂也孫

陽字伯樂秦繆公曰善御者也或曰織阿美女姣好貌又樂彥曰織阿山名有女子處其巖月歷數度躍入月中因為月

御也郭璞云織阿古之善御者**案節未舒**

索隱曰郭璞曰言頓轡也司馬彪云案轡而行得節故曰

案節馬足未展故曰未舒亦為得也

即陵狡獸轉叩叩蹀距虛

郭璞曰叩似馬而

而青距虛即叩叩變文互言之穆天子傳曰叩叩距虛日走五百里也

軼野馬而轉駒駼

徐廣曰轉

音銳駒案郭璞曰野馬如馬而小駒駼似馬轉車軸頭○索隱曰轉音衛謂軸頭轉而殺之駒音陶駼音塗

乘遺風

而射游騏

漢書音義曰遺風千里馬爾雅曰騏如馬一角不角者騏也○索隱曰呂氏春秋云遺風之乘古今

注曰秦始皇馬名韋昭曰騏如馬無角非麒麟之騏騏音携

儵眴淒冽

徐廣曰淒音七見反冽音

力誚反駟案漢書音義曰皆疾貌

雷動慄至星流霆擊弓不虛發

中必決眚

韋昭曰在目所拍中必決於眼眚也

洞胷達腋絕乎心繫獲

若兩獸揜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裴回

郭璞曰或

云節今之所杖信節也○索隱曰司馬彪云弭猶佞也

翱翔容與

索隱曰郭璞曰言自得覽

乎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懼傲飢受

訕

徐廣曰訕音劇駟案郭璞曰訕疲極也訕盡也言獸有倦游者則傲而取之○索隱曰司馬彪云傲遮也飢倦也謂

遮其倦者飢音劇訕音屈說文云云飢勞也燕人謂勞為飢傲音古堯反

殫睹衆物之變態

於是鄭女曼姬

郭璞曰曼姬謂鄭曼姬婦人之揔稱○正義曰文穎云鄭國出好女曼者其色

理曼澤也如淳云鄭女夏姬也曼姬楚武王夫人鄧

被阿錫

漢書音義曰阿細縵也錫布也○正義曰按東

阿出縵也揜紵縞

徐廣曰揜音史○正義曰揜曳也韋云紵之色若縞也縵云紵織紵也縵鮮支也

司馬相如

雜

襞積褰縐紆徐委曲

漢書音義曰襞積簡也褰縮也緼裁也其緼
中文理菲鬱迴曲有似於谿谷也○索隱曰小

顏云此說非也襍積今之幫擲古謂之皮弁素積是也蘇林曰褰縞縮蹙之也縞音側救反蹙音助革反裁音在代反曲

揚施血

蜚虫

郭璞曰淮南所謂曾

嗚呼萃蔡

漢書音義曰嘑呶衣裳張起也萃禁衣釐也○正義曰呶火甲反云呶音呼甲反郭璞云萃蔡猶璀璨也○正義曰呶火甲反

下摩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威蕤廣雅

顏云下靡蘭蕙謂垂髻也上拂羽

蓋謂飛織也玉綬以玉飾綬也言飛織垂鬚錯雜翡翠之旌
幡或繞玉綬也張揖云翡翠大小一如雀雄赤曰翡雌青曰
翠博物志云翡身通黑唯翳前背上翼後有赤毛翠身通青
黃准六翻上毛長寸餘青其飛則羽鳴翠翡翠然因為
名縹乎忽忽若神仙之仿佛正義曰佛言似神仙也

白黛黑而立於闕不知者謂之神仙於是乃相與獠於蕙圃郭璞曰獠獵也音遼

○索隱曰爾雅云宵獵曰獠嬰珊勃窣上金隄索隱曰嬰珊匍匐上

揜翡翠射鷁鷁漢書音義曰鷁鷁鳥似鳳也○索隱曰

郭璞曰似鳳有光彩音浚宜李形云鷁鷁神鳥飛光竟天也微增出纖繳施徐廣曰

弋白鵠連駕鵞郭璞曰野鵞也駕音加○正義曰鵠水鳥也駕鵞

連謂兼獲也抱朴子云千歲之鵠純白能登於木雙鵠下玄鵠加郭璞曰詩云

也○正義曰司馬彪云鵠似鴈而黑亦呼為鵠括韓詩外傳
云胎生也相鶴經云鶴壽二百六十歲則色純黑按弋雙鵠

司馬相如

既下又加玄
鳥之上也
怠而後發游於清池浮文鴈漢書音義曰鴈水鳥

也畫其象於船首淮南子
曰龍舟鴈首天子之乘也
楊桂桡徐廣曰音曳駟案韋昭曰桡櫂也張

翠帷建羽蓋罔璫瑁鈞紫貝郭璞曰紫質黑文也正義曰毛詩蟲魚疏云

貝水之介蟲大者蚌音下郎反小者為貝其白質如玉紫點
為文皆成行列當大者徑一尺小者七八寸今九真交趾以為

杯盤寶物也貨殖
傳云貝寶龜是
撻金鼓吹鳴籥漢書音義曰撻撞也籥簫也撻

人歌郭璞曰唱擢歌也榜船也音謗聲流喝徐廣曰鳥邁反水蟲駭波鴻

沸涌泉起奔揚會礪石相擊破破磕磕若雷

霆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僚者擊靈鼓郭璞

曰靈鼓六面也起烽燧車案行騎就隊纚乎淫淫班乎裔

裔郭璞曰皆羣行貌也於是楚王乃登陽雲之臺徐廣曰宋王云楚王游於

陽雲之臺駟案郭璞曰在雲夢之中泊乎無為澹乎自持乃藥之和具

而後御之郭璞曰勺藥五味也不若大王終日馳騁而不下

輿將割輪淬自以為娛徐廣曰淬千內反駟案郭璞曰將膊淬漆也將音鬱也

臣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王默然無以應僕也

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

沉齊國郭璞曰言有惠況也王悉發境內之士而備車騎之

衆以出田乃欲戮力致獲以娛左右也何名為

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

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雲

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

司馬相如

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有而言之是章君之惡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章君之惡而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有巨海

索隱曰有作階蘇林云階音渚小洲曰渚

謂東有大海之渚也

南有琅邪

郭璞曰山名在琅邪縣界○正義曰山名在密州東南百三十里琅邪臺

在山

觀乎成山

徐廣曰在東萊不夜縣○索隱曰張揖云觀闕也於山上築宮闕郭璞言在小遊觀

音一喚反○正義曰封禪書云成山斗入海言上山觀也括地志云成山在萊州文登縣東北百八十里也

射乎

之罘

漢書音義曰之罘山在牟平縣射獵其上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罘山在萊州文登縣西北百九十里言射獵其上

也罘音浮浮勃澥

漢書音義曰海別枝名也○索隱曰游孟案齊都賦云海傍曰勃澥水曰澥也

諸

郭璞曰宋之藪澤名○正義曰周禮職方氏青州藪曰皇諸鄭玄云望諸孟諸也

邪與肅慎為

鄰

正義曰邪謂東北接之括地志云蘇鞬國古肅慎也亦曰挹樓在京東北八千四百里南去扶餘千五百里東及北

各極大海也

右以湯谷為界

正義曰言右者北向天子也海外經云湯谷在黑齒北上有扶桑木

水中十日所落張揖云日所出也許慎云熱如湯

烱田乎青丘傍俚乎海外

正義曰服虔云青丘國東海東三百里郭云青丘山名上有田亦有國出九尾狐在海外

吞若雲夢

者八九其於曾中曾不帶芥

索隱曰張揖云帶芥刺鯁也郭璞云言不

覺有也

若乃倣儻瑰偉異方殊類珍怪鳥獸萬端

鱗萃充仞其中者不可勝記禹不能名契不能

計

正義曰禹為堯司空辨九州土地山川草木禽獸契為司徒敷五教主四方會計言二人猶不能名計其數然

在諸侯之位不敢言游戲之樂苑囿之大先生

又見客

索隱曰先生指子虛也如淳曰見賓客禮待故也李善曰言見先生是賓客之地

是以

王辭而不能復

索隱曰郭璞曰復荅也

何為無用應哉無是

公听然而笑

郭璞曰听笑貌也○索隱曰听音斷又音牛隱反

曰楚則失矣

齊亦未為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為財幣所

以述職也

郭璞曰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言述所職見孟子

封疆畫界者非

為守禦所以禁淫也

郭璞曰禁絕淫放也

今齊列為東藩

而外私肅慎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故未

可也且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之義而正諸侯

之禮徒事爭游獵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

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貶

君自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邪君未睹

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

極郭璞曰西極國也○正義曰文穎云蒼梧郡屬交州在長安東南故言左爾雅云西至於幽國為極在長安西故言

右丹水更其南漢書音義曰丹水出上洛冢領山紫淵徑其北郭璞

曰紫淵所未詳○正義曰山海經云紫淵水出根耆之山西流注河文穎云西河穀羅縣有紫澤其水紫色注亦紫在縣

北於長終始霸漚出入涇渭索隱曰張揖曰霸出藍田西北而入渭漚亦出

安為北藍田谷北至霸陵入霸漚漚二水盡於苑中不出故云終始也

涇渭二水從苑外來又出苑去也涇水出安定涇陽縣開頭

山東至陽陵入渭渭水出隴西首郭璞曰皆鄠郛潦滿郭璞曰皆

決○索隱曰張揖曰鄠水出鄠縣南山豐谷北入涇渭鎬水

在昆明池北郭璞云鎬水豐水下流也應劭云潦流也灋涌

出聲也案張揖云灋水出南山姚氏云潦或作勞勞水出鄠

縣北主渭灋水出杜陵今名沆水自南山皇子陂西北流注

昆明池入渭案此下文八川分流則從涇渭霸漚灋灋灋

為八晉灼則云計從丹水以下至灋除潦為行潦九九從霸

司馬相如

淫以下為數九七案今滿既是水名除丹水紫淵自霸以下
通數適足八川是經營乎其內也又潘岳關中記曰涇渭霸
產豐鎬滂滴上林賦所謂八川分流也

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

今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郭璞曰八川名在上東西南北

馳驚往來出乎椒丘之闕行乎洲淤之浦郭璞曰椒丘立名言有巖闕也見楚辭淤亦洲名蜀人云見方言○索

隱曰服虔云立名也案兩山俱起象雙闕故云椒丘之闕楚

詞曰馳椒丘且焉止息徑乎桂林之中郭璞曰桂林林是也如淳云立多椒也

也過乎泱莽之野漢書音義曰山海經所謂大荒之野汨乎渾流順

阿而下郭璞曰阿大陵赴隘陝之口觸穹石激堆埼郭璞

曰穹隆大石貌堆沙堆埼曲岸頭音析沸乎暴怒洶涌滂潰洶音許勇反涌渾渚音勇旁音浦橫反潰音浦拜反○索隱曰司馬彪曰渾渚

洶湧跳起貌渚潰波相挨也湧或作容渚或作滂渾渚

湍汨

索隱曰司馬彪云湍沸盛貌落汨去疾也○正義曰畢勃密三音汨于筆反

湍測必滌

郭璞

曰逼側筆擲四音○索隱曰司馬彪曰逼測相迫也必滌相楔也

橫流逆折轉騰澈

冽

索隱曰蘇林曰流輕疾也

澎淖沆瀣

索隱曰瀣亦作既司馬彪云澎淖水聲沆既徐流也郭璞

云鼓怒鬱鬱之貌也○正義曰澎音彭反淖音祕反沆胡朗反既胡代反

穹隆雲撓

索隱曰服虔云

水急旋回如雲屈曲也

蛇蟺膠戾

索隱曰司馬彪云蛇蟺展轉也膠戾邪曲

郭璞云水隴起回窳也

踰波趨浥

徐廣曰鳥狹反○索隱曰司馬彪云踰波

正義曰蛇音婉蟺音善

荏苒下瀨

索隱曰司馬彪云荏苒聲也音利

批巖衝

壅

正義曰批白結反巖巖司馬彪云壅曲隈也

犇揚滯沛

索隱曰郭璞云滯沛

水麗散貌帶音丑制反

臨坻注壑

正義曰坻音遲坻水中沙微起出水者也爾雅云水吐曰

壑

澆澗

索隱曰澆音士湛反澗音士卓反說文云水之小聲也○正義曰澆

司馬相如

正義曰砵披
萌反磅蒲黃

反訶呼宏反磻苦蓋反
皆水流鼓怒之聲也

滴瀝漚漚淪淪鼎沸

郭璞曰拾

音敕立反薄音緝○索
音決骨廣雅云屈屈決

隱曰斯璞云皆水微轉細湧貌濶
流也周成雜字云拾渠水沸之貌也

馳波跳沫

徐黃曰一
云吸呷

汨淥漂疾

索隱曰晉灼云急音華
給反郭璞云許立反汨

貌也

悠遠長懷

正義曰放散貌也

寂寥無聲肆乎永

歸然後灝演潢漾

正義曰是養二音郭云皆水無涯際也

安翔徐徊

騫乎漚漚

索隱曰翯音鶴高音縞詩曰白鳥翯翯
郭璞云水白光貌翯音皓高音昊也

東

注大湖

正義曰太湖在蘇州西南

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龍赤螭

正義曰螭丑知反文頴云龍子爲螭張揖曰雌龍也二說皆非廣雅云有角曰虬无角曰螭按此皆龍類而非龍

鯨

魚鱗蜥離

徐廣曰漸音漸駟案郭璞曰魚鰭音巨曹漸音巨離未聞○正義曰鰭音巨古鄧反鰭音巨末音巨鄧反李奇云周

鰕 **魚** **庸** **鰕** **𩚑** **𩚒** **𩚓** **𩚔** **𩚕** **𩚖** **𩚗** **𩚘** **𩚙** **𩚚** **𩚛** **𩚜** **𩚝** **𩚞** **𩚟** **𩚠** **𩚡** **𩚢** **𩚣** **𩚤** **𩚥** **𩚦** **𩚧** **𩚨** **𩚩** **𩚪** **𩚫** **𩚬** **𩚭** **𩚮** **𩚯** **𩚰** **𩚱** **𩚲** **𩚳** **𩚴** **𩚵** **𩚶** **𩚷** **𩚸** **𩚹** **𩚺** **𩚻** **𩚼** **𩚽** **𩚾** **𩚿** **𩛀** **𩛁** **𩛂** **𩛃** **𩛄** **𩛅** **𩛆** **𩛇** **𩛈** **𩛉** **𩛊** **𩛋** **𩛌** **𩛍** **𩛎** **𩛏** **𩛐** **𩛑** **𩛒** **𩛓** **𩛔** **𩛕** **𩛖** **𩛗** **𩛘** **𩛙** **𩛚** **𩛛** **𩛜** **𩛝** **𩛞** **𩛟** **𩛠** **𩛡** **𩛢** **𩛣** **𩛤** **𩛥** **𩛦** **𩛧** **𩛨** **𩛩** **𩛪** **𩛫** **𩛬** **𩛭** **𩛮** **𩛯** **𩛰** **𩛱** **𩛲** **𩛳** **𩛴** **𩛵** **𩛶** **𩛷** **𩛸** **𩛹** **𩛺** **𩛻** **𩛼** **𩛽** **𩛾** **𩛿** **𩜀** **𩜁** **𩜂** **𩜃** **𩜄** **𩜅** **𩜆** **𩜇** **𩜈** **𩜉** **𩜊** **𩜋** **𩜌** **𩜍** **𩜎** **𩜏** **𩜐** **𩜑** **𩜒** **𩜓** **𩜔** **𩜕** **𩜖** **𩜗** **𩜘** **𩜙** **𩜚** **𩜛** **𩜜** **𩜝** **𩜞** **𩜟** **𩜠** **𩜡** **𩜢** **𩜣** **𩜤** **𩜥** **𩜦** **𩜧** **𩜨** **𩜩** **𩜪** **𩜫** **𩜬** **𩜭** **𩜮** **𩜯** **𩜰** **𩜱** **𩜲** **𩜳** **𩜴** **𩜵** **𩜶** **𩜷** **𩜸** **𩜹** **𩜺** **𩜻** **𩜼** **𩜽** **𩜾** **𩜿** **𩝀** **𩝁** **𩝂** **𩝃** **𩝄** **𩝅** **𩝆** **𩝇** **𩝈** **𩝉** **𩝊** **𩝋** **𩝌** **𩝍** **𩝎** **𩝏** **𩝐** **𩝑** **𩝒** **𩝓** **𩝔** **𩝕** **𩝖** **𩝗** **𩝘** **𩝙** **𩝚** **𩝛** **𩝜** **𩝝** **𩝞** **𩝟** **𩝠** **𩝡** **𩝢** **𩝣** **𩝤** **𩝥** **𩝦** **𩝧** **𩝨** **𩝩** **𩝪** **𩝫** **𩝬** **𩝭** **𩝮** **𩝯** **𩝰** **𩝱** **𩝲** **𩝳** **𩝴** **𩝵** **𩝶** **𩝷** **𩝸** **𩝹** **𩝺** **𩝻** **𩝼** **𩝽** **𩝾** **𩝿** **𩞀** **𩞁** **𩞂** **𩞃** **𩞄** **𩞅** **𩞆** **𩞇** **𩞈** **𩞉** **𩞊** **𩞋** **𩞌** **𩞍** **𩞎** **𩞏** **𩞐** **𩞑** **𩞒** **𩞓** **𩞔** **𩞕** **𩞖** **𩞗** **𩞘** **𩞙** **𩞚** **𩞛** **𩞜** **𩞝** **𩞞** **𩞟** **𩞠** **𩞡** **𩞢** **𩞣** **𩞤** **𩞥** **𩞦** **𩞧** **𩞨** **𩞩** **𩞪** **𩞫** **𩞬** **𩞭** **𩞮** **𩞯** **𩞰** **𩞱** **𩞲** **𩞳** **𩞴** **𩞵** **𩞶** **𩞷** **𩞸** **𩞹** **𩞺** **𩞻** **𩞼** **𩞽** **𩞾** **𩞿** **𩟀** **𩟁** **𩟂** **𩟃** **𩟄** **𩟅** **𩟆** **𩟇** **𩟈** **𩟉** **𩟊** **𩟋** **𩟌** **𩟍** **𩟎** **𩟏** **𩟐** **𩟑** **𩟒** **𩟓** **𩟔** **𩟕** **𩟖** **𩟗** **𩟘** **𩟙** **𩟚** **𩟛** **𩟜** **𩟝** **𩟞** **𩟟** **𩟠** **𩟡** **𩟢** **𩟣** **𩟤** **𩟥** **𩟦** **𩟧** **𩟨** **𩟩** **𩟪** **𩟫** **𩟬** **𩟭** **𩟮** **𩟯** **𩟰** **𩟱** **𩟲** **𩟳** **𩟴** **𩟵** **𩟶** **𩟷** **𩟸** **𩟹** **𩟺** **𩟻** **𩟼** **𩟽** **𩟾** **𩟿** **𩠀** **𩠁** **𩠂** **𩠃** **𩠄** **𩠅** **𩠆** **𩠇** **𩠈** **𩠉** **𩠊** **𩠋** **𩠌** **𩠍** **𩠎** **𩠏** **𩠐** **𩠑** **𩠒** **𩠓** **𩠔** **𩠕** **𩠖** **𩠗** **𩠘** **𩠙** **𩠚** **𩠛** **𩠜** **𩠝** **𩠞** **𩠟** **𩠠** **𩠡** **𩠢** **𩠣** **𩠤** **𩠥** **𩠦**

𩚑 𩚒 𩚓 𩚔 𩚕 𩚖 𩚗 𩚘 𩚙 𩚚 𩚛 𩚜 𩚝 𩚞 𩚟 𩚠 𩚡 𩚢 𩚣 𩚤 𩚥 𩚦 𩚧 𩚨 𩚩 𩚪 𩚫 𩚬 𩚭 𩚮 𩚯 𩚰 𩚱 𩚲 𩚳 𩚴 𩚵 𩚶 𩚷 𩚸 𩚹 𩚺 𩚻 𩚼 𩚽 𩚾 𩚿 𩛀 𩛁 𩛂 𩛃 𩛄 𩛅 𩛆 𩛇 𩛈 𩛉 𩛊 𩛋 𩛌 𩛍 𩛎 𩛏 𩛐 𩛑 𩛒 𩛓 𩛔 𩛕 𩛖 𩛗 𩛘 𩛙 𩛚 𩛛 𩛜 𩛝 𩛞 𩛟 𩛠 𩛡 𩛢 𩛣 𩛤 𩛥 𩛦 𩛧 𩛨 𩛩 𩛪 𩛫 𩛬 𩛭 𩛮 𩛯 𩛰 𩛱 𩛲 𩛳 𩛴 𩛵 𩛶 𩛷 𩛸 𩛹 𩛺 𩛻 𩛼 𩛽 𩛾 𩛿 𩜀 𩜁 𩜂 𩜃 𩜄 𩜅 𩜆 𩜇 𩜈 𩜉 𩜊 𩜋 𩜌 𩜍 𩜎 𩜏 𩜐 𩜑 𩜒 𩜓 𩜔 𩜕 𩜖 𩜗 𩜘 𩜙 𩜚 𩜛 𩜜 𩜝 𩜞 𩜟 𩜠 𩜡 𩜢 𩜣 𩜤 𩜥 𩜦 𩜧 𩜨 𩜩 𩜪 𩜫 𩜬 𩜭 𩜮 𩜯 𩜰 𩜱 𩜲 𩜳 𩜴 𩜵 𩜶 𩜷 𩜸 𩜹 𩜺 𩜻 𩜼 𩜽 𩜾 𩜿 𩝀 𩝁 𩝂 𩝃 𩝄 𩝅 𩝆 𩝇 𩝈 𩝉 𩝊 𩝋 𩝌 𩝍 𩝎 𩝏 𩝐 𩝑 𩝒 𩝓 𩝔 𩝕 𩝖 𩝗 𩝘 𩝙 𩝚 𩝛 𩝜 𩝝 𩝞 𩝟 𩝠 𩝡 𩝢 𩝣 𩝤 𩝥 𩝦 𩝧 𩝨 𩝩 𩝪 𩝫 𩝬 𩝭 𩝮 𩝯 𩝰 𩝱 𩝲 𩝳 𩝴 𩝵 𩝶 𩝷 𩝸 𩝹 𩝺 𩝻 𩝼 𩝽 𩝾 𩝿 𩞀 𩞁 𩞂 𩞃 𩞄 𩞅 𩞆 𩞇 𩞈 𩞉 𩞊 𩞋 𩞌 𩞍 𩞎 𩞏 𩞐 𩞑 𩞒 𩞓 𩞔 𩞕 𩞖 𩞗 𩞘 𩞙 𩞚 𩞛 𩞜 𩞝 𩞞 𩞟 𩞠 𩞡 𩞢 𩞣 𩞤 𩞥 𩞦 𩞧 𩞨 𩞩 𩞪 𩞫 𩞬 𩞭 𩞮 𩞯 𩞰 𩞱 𩞲 𩞳 𩞴 𩞵 𩞶 𩞷 𩞸 𩞹 𩞺 𩞻 𩞼 𩞽 𩞾 𩞿 𩟀 𩟁 𩟂 𩟃 𩟄 𩟅 𩟆 𩟇 𩟈 𩟉 𩟊 𩟋 𩟌 𩟍 𩟎 𩟏 𩟐 𩟑 𩟒 𩟓 𩟔 𩟕 𩟖 𩟗 𩟘 𩟙 𩟚 𩟛 𩟜 𩟝 𩟞 𩟟 𩟠 𩟡 𩟢 𩟣 𩟤 𩟥 𩟦 𩟧 𩟨 𩟩 𩟪 𩟫 𩟬 𩟭 𩟮 𩟯 𩟰 𩟱 𩟲 𩟳 𩟴 𩟵 𩟶 𩟷 𩟸 𩟹 𩟺 𩟻 𩟼 𩟽 𩟾 𩟿 𩠀 𩠁 𩠂 𩠃 𩠄 𩠅 𩠆 𩠇 𩠈 𩠉 𩠊 𩠋 𩠌 𩠍 𩠎 𩠏 𩠐 𩠑 𩠒 𩠓 𩠔 𩠕 𩠖 𩠗 𩠘 𩠙 𩠚 𩠛 𩠜 𩠝 𩠞 𩠟 𩠠 𩠡 𩠢 𩠣 𩠤 𩠥 𩠦 𩠧 𩠨 𩠩 𩠪 𩠫 𩠬 𩠭 𩠮 𩠯 𩠰 𩠱 𩠲 𩠳 𩠴 𩠵 𩠶 𩠷 𩠸 𩠹 𩠺 𩠻 𩠼 𩠽 𩠾 𩠿 𩡀 𩡁 𩡂 𩡃 𩡄 𩡅 𩡆 𩡇 𩡈 𩡉 𩡊 𩡋 𩡌 𩡍 𩡎 𩡏 𩡐 𩡑 𩡒 𩡓 𩡔 𩡕 𩡖 𩡗 𩡘 𩡙 𩡚 𩡛 𩡜 𩡝 𩡞 𩡟 𩡠 𩡡 𩡢 𩡣 𩡤 𩡥 𩡦 𩡧 𩡨 𩡩 𩡪 𩡫 𩡬 𩡭 𩡮 𩡯 𩡰 𩡱 𩡲 𩡳 𩡴 𩡵 𩡶 𩡷 𩡸 𩡹 𩡺 𩡻 𩡼 𩡽 𩡾 𩡿 𩢀 𩢁 𩢂 𩢃 𩢄 𩢅 𩢆 𩢇 𩢈 𩢉 𩢊 𩢋 𩢌 𩢍 𩢎 𩢏 𩢐 𩢑 𩢒 𩢓 𩢔 𩢕 𩢖 𩢗 𩢘 𩢙 𩢚 𩢛 𩢜 𩢝 𩢞 𩢟 𩢠 𩢡 𩢢 𩢣 𩢤 𩢥 𩢦 𩢧 𩢨 𩢩 𩢪 𩢫 𩢬 𩢭 𩢮 𩢯 𩢰 𩢱 𩢲 𩢳 𩢴 𩢵 𩢶 𩢷 𩢸 𩢹 𩢺 𩢻 𩢼 𩢽 𩢾 𩢿 𩣀 𩣁 𩣂 𩣃 𩣄 𩣅 𩣆 𩣇 𩣈 𩣉 𩣊 𩣋 𩣌 𩣍 𩣎 𩣏 𩣐 𩣑 𩣒 𩣓 𩣔 𩣕 𩣖 𩣗 𩣘 𩣙 𩣚 𩣛 𩣜 𩣝 𩣞 𩣟 𩣠 𩣡 𩣢 𩣣 𩣤 𩣥 𩣦 𩣧 𩣨 𩣩 𩣪 𩣫 𩣬 𩣭 𩣮 𩣯 𩣰 𩣱 𩣲 𩣳 𩣴 𩣵 𩣶 𩣷 𩣸 𩣹 𩣺 𩣻 𩣼 𩣽 𩣾 𩣿 𩤀 𩤁 𩤂 𩤃 𩤄 𩤅 𩤆 𩤇 𩤈 𩤉 𩤊 𩤋 𩤌 𩤍 𩤎 𩤏 𩤐 𩤑 𩤒 𩤓 𩤔 𩤕 𩤖 𩤗 𩤘 𩤙 𩤚 𩤛 𩤜 𩤝 𩤞 𩤟 𩤠 𩤡 𩤢 𩤣 𩤤 𩤥 𩤦 𩤧 𩤨 𩤩 𩤪 𩤫 𩤬 𩤭 𩤮 𩤯 𩤰 𩤱 𩤲 𩤳 𩤴 𩤵 𩤶 𩤷 𩤸 𩤹 𩤺 𩤻 𩤼 𩤽 𩤾 𩤿 𩥀 𩥁 𩥂 𩥃 𩥄 𩥅 𩥆 𩥇 𩥈 𩥉 𩥊 𩥋 𩥌 𩥍 𩥎 𩥏 𩥐 𩥑 𩥒 𩥓 𩥔 𩥕 𩥖 𩥗 𩥘 𩥙 𩥚 𩥛 𩥜 𩥝 𩥞 𩥟 𩥠 𩥡 𩥢 𩥣 𩥤 𩥥 𩥦 𩥧 𩥨 𩥩 𩥪 𩥫 𩥬 𩥭 𩥮 𩥯 𩥰 𩥱 𩥲 𩥳 𩥴 𩥵 𩥶 𩥷 𩥸 𩥹 𩥺 𩥻 𩥼 𩥽 𩥾 𩥿 𩦀 𩦁 𩦂 𩦃 𩦄 𩦅 𩦆 𩦇 𩦈 𩦉 𩦊 𩦋 𩦌 𩦍 𩦎 𩦏 𩦐 𩦑 𩦒 𩦓 𩦔 𩦕 𩦖 𩦗 𩦘 𩦙 𩦚 𩦛 𩦜 𩦝 𩦞 𩦟 𩦠 𩦡 𩦢 𩦣 𩦤 𩦥 𩦦 𩦧 𩦨 𩦩 𩦪 𩦫 𩦬 𩦭 𩦮 𩦯 𩦰 𩦱 𩦲 𩦳 𩦴 𩦵 𩦶 𩦷 𩦸 𩦹 𩦺 𩦻 𩦼 𩦽 𩦾 𩦿 𩧀 𩧁 𩧂

捷魚擡尾振

鱗奮翼潛處於深巖魚鼈謹聲萬物衆影明月

郭璞曰雲乃照於江邊也

石黃礬石黃色也水王石

磔鳥磔鳥 美曰鵲 鵲霜鳥 瑪似鴨而大長頸 泊叶叢 程 乎 其中 派

赤目紫紺色也。○索隱曰：鵠音保。鄭
七詩：鳥獸疏云：鵠似鴈而虎文也。○

正義曰鸚鵡燭玉二音郭云似鴨而大長頸赤目紫紺色辟水毒生子在采谷間中若時有雨交清眾目

鳥鳥鳥目環索隱曰郭

司馬相如

璞云鰥曰未詳小顏云荆郢間有水鳥大如鷺而短尾色紅

白深目曰旁毛皆長而旋此其是乎鰥音旋漢書亦作旋目

○正義曰郭玄交青似鳬而脚高有毛冠辟火災煩鴛鵲徐廣曰煩鴛一作

漢書音義曰煩鴛鳬也鵲似鴛灰色而雞足索隱曰郭璞云煩鴛鵲一名章渠也鵲鵲音義

徐廣曰鵲音鵲水鳥也鵲音斯鵲音火交反駟案漢書音義

曰鵲鵲蒼黑色郭璞曰鵲鵲也鵲音鵲也鵲鵲也○索隱

曰張揖曰鵲鵲似魚虎而蒼黑郭誕本作鵲鵲也羣浮乎其上浮淫泛濫索隱

曰郭璞云皆鳥任風波自縱漂貌汎音馮汎音芳劒反廣雅云汎汎汎汎羣浮也隨風澹淡與

波搖蕩掩薄草渚正義曰掩覆也薄依也啞喋青藻

郭璞曰青水草呂氏春秋曰太湖之青也○索隱曰左傳云

蘋蘩蘊藻蘊即聚也○正義曰啞疏甲反喋文甲反鳥食之

也啞啞啞是乎崇山龍從崔魏差我正義曰龍

力孔反崔子孔反崔在回反魏五回反郭云皆峻貌深林鉅木斬巖參差正義

反魏五回反郭云皆峻貌深林鉅木斬巖參差

深林鉅木斬巖參差正義

深林鉅木斬巖參差正義

深林鉅木斬巖參差正義

深林鉅木斬巖參差正義

深林鉅木斬巖參差正義

深林鉅木斬巖參差正義

曰嶺音咸又仕銜反參音楚林反差楚
宜反顏云嶺巖尖銳貌參差不齊也
九嶷截薛南山

義義漢書音義曰九嶷山在左馮翊谷口縣西截薛山在
池陽縣北○正義曰嶷子公反截才切反薛五結反

巖陀遲音巖錡推萎屈崎郭璞曰陀崖際巖音魚晚
反錡音蟻推音作罪反○

索隱曰陀音牙皆隆屈
振豁通谷也水注川曰溪注溪

曰谷郭璞云
振猶灑之也
蹇產溝瀆漢書音義曰
蹇產屈折也
豁呀豁間郭

曰皆澗谷之形容也豁音呼含反呀音呼加反間音
呼下反○索隱曰司馬彪云豁呀大貌豁間空虛也
自陵

別島正義曰高平曰陸大陸曰
阜大阜曰陵水中山曰島
歲魄畏魂正義曰歲於

反嶺鳥罪反魂胡
丘墟窟窟又口罪反窟力罪反皆堆

罪反皆高峻貌
正義曰嶷音律郭
登降施靡正義

平貌
隱麟鬱鬱云皆其形勢也
曰郭

云施靡
猶連延
陂池獬豸郭璞曰獬音衣被豸音蟲豸也○索隱

司馬相如

沈溶淫鬻

索隱曰郭璞云游激淖衍貌。正義曰容音容鬻音育張云水流谿谷之間

散渙

夷陸

索隱曰司馬彪曰夷平也廣平曰陸

亭阜千里靡不被築

郭璞曰言

為亭候於阜隰皆築地令平賈山所謂隱以金椎也

掩以綠蕙

正義曰張云綠王芻也蕙蕙草也顏云綠

蕙言蕙草色綠耳非王芻也爾雅云茱一名王芻

被以江離糝以麋蕪

正義曰糝

女又

雜以流夷

漢書音義曰流夷新夷也

專結縷

徐廣曰專古布字一作佈駟案漢書

音義曰結縷似白茅蔓聯而生布種之者

櫝矣莎

徐廣曰草可染紫

揭車衡蘭皋

本射干

徐廣曰揭音桀駟案郭璞曰揭車一名乞輿臺本臺射干十月生皆香草。索隱曰案桐君藥錄

藁本苗此薑藁荷

索隱曰張揖云此薑子薑也案四民月令生薑謂之此薑音紫。正義曰

藁人羊反柯根旁生笋若芙蓉可以為殖又治蟲毒也

歲橙若蓀

郭璞曰歲末詳橙柚若蓀香草

也。索隱曰姚氏以為此前後皆草非橙柚也漢書作歲持小顏云歲寒漿也持當為符字之誤爾符鬼目也案今讀者

亦呼為登謂登草也姚氏云蔞草似鮮枝黃礫郭璞曰皆未詳。索

昌蒲而無脊也生溪澗中蔞音孫隱曰張揖云皆草也司馬彪云鮮支即今支子或蔞蔞支亦香草也小顏云黃礫者黃屑木恐非也蔞蔞青

頰徐廣曰芋音佇駟案漢書音義曰蔞音煩布蔞閼蔞澤延曼

太原麗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揚烈郭璞曰香酷烈也郁

郁斐斐衆香發越彤蠻布寫晻曖正義曰晻曖奄

爰二音皆芳香之盛也詩云必苾苾兮分兮分氣也於是乎周覽泛觀瞋盼軋沕

徐廣曰瞋音丑人反盼一作芒芒恍忽視之無端察

之無崖日出東沼入於西陂索隱曰張揖云日朝出苑之東也暮入於苑西

陂中其南則隆冬生長踊水躍波獸則犮犮也

犮徐廣曰犮音容獸類也犮音狸一音茅駟案郭璞曰犮犮牛模似熊庫麟銳頭犮牛黑色出西南徼外也。索

司馬相如

隱曰郭璞云牯牯牛領有肉堆即今之犂牛也張揖云旄旄牛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摸白豹也似熊羆脚銳鬣骨無髓食銅鐵音陌聲音狸又音茅或以爲猫牛毛可爲翹是也

沈牛塵麋

漢書音義曰沈牛水牛也○正

義曰塵似鹿而大按麋似水牛

赤首圜題

郭璞曰題額也所未詳

窮奇象犀

漢書

音義曰窮奇狀如牛而蜎毛其音如嗥狗食人也○索隱曰郭璞云象大獸長鼻牙長一丈犀頭似猪犀脚一角在頭也

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

郭璞曰言水漫凍不解地拆裂

也揭獸則麒麟角觶

郭璞曰角觶音端似猪角在鼻上堪塞衣

○索隱曰張揖曰雄曰騏雌曰麟其狀麋身牛尾狼蹄一角郭璞云麒麟似麟而無角毛詩疏云麟黃色角端有肉京房傳

云麟有五綵腹下有黃色也張揖云角端似牛角可以爲弓

駒駼橐駝

駼驘驘

正義曰駒駼挑徒二音橐駝音託駼徒河於是反音其恭反驘驘顏奚二音駼驘決啼

於是

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

正義曰彌滿也跨猶騎也言宮館滿山又跨谿谷也

高

廊四注重坐曲閣

郭璞曰重坐重軒也曲閣閣道曲也

華榱壁璫

索隱

曰韋昭曰裁玉為壁以當榱頭司馬彪曰以壁為瓦之當也

輦道纏屬步櫚周流

長途中宿

郭璞曰途樓閣間陞道中宿言長遠也

夷曩築堂累臺增

成巖突洞房

郭璞曰曩山名平之以安堂其上成亦重也周禮曰為壇三成在巖穴底為室潜通臺上

者○索隱曰服虔曰平曩山以為堂也張揖云重累而成之故曰增成突音一弔反釋名以為突幽也楚詞云冬有突厦

室寒王逸以為復室也

俛杳眇而無見仰攀椽而捫天奔星

更於閨闈宛虹拖於楯軒

徐廣曰楯音食尹反○正義曰拖音徒我反顏云宛

虹屈曲之虹拖謂中加於上也楯軒之闌板也言室宇之高故星虹得經加之

青蚪蚴蟻於東

箱

正義曰蚴一糾反螺力糾反

象輿婉蟬於西清

漢書音義曰山出象輿瑞應車

也郭璞曰西清西箱清淨地也○正義曰婉蟬宛善二音顏云蚴螺婉蟬皆行動之貌也

靈園燕於

司馬相如

間觀

郭璞曰靈園淳園仙人名也。索隱曰張揖云靈園衆仙號淮南子云騎飛龍從淳園是也。

倭

佳之倫暴於南榮

漢書音義曰倭佳仙人名也。索隱曰韋昭曰古仙人姓倭列仙傳云槐

里採藥父也食松形體生毛數寸方眼能行逮走馬也應劭曰南榮屋檐兩頭如翼也故鄭玄云榮屋翼也七誘云飛榮似鳥舒是也暴偃卧日中也。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乎中庭槃

石板崖

徐廣曰振音腎。索隱曰如淳曰振音振振盛多也李奇云振整也整頓池外之厓音之忍反。

嶽

巖倚傾差我磔磔

徐廣曰我一作池磔音雜磔音五合反。索隱曰埤蒼云磔磔高貌也磔

音士劫反磔魚揖反又字林音磔才匪反磔五市反

刻削崢嶸

正義曰郭云珊瑚生海底石邊大者樹高三尺餘枝格交錯無有稜

玫

瑰碧琳珊瑚叢生

正義曰郭云珊瑚生海底石邊大者樹高三尺餘枝格交錯無有稜

塔

玉旁唐

索隱曰郭璞云旁唐言盤薄

瑣端文鱗

徐廣曰瑣音彬端音班

赤瑕

駮瑳

索隱曰說文云瑕玉之小赤色張揖曰赤玉也司馬彪云駮瑳采點也瑳音洛角反

雜市其

間

徐廣曰雜一云插插一云還

垂綬琬琰和氏出焉

徐廣曰垂綬一作朝采駟案郭

璞曰汲冢竹書曰桀伐岷山得女二人曰琬曰琰桀愛二女斷其名于苕華之玉苕是琬華是琰也

於是乎

盧橘夏孰

郭璞曰今蜀中有給客橙似橘而非若柚而芬香冬夏華實相繼或如彈丸或如拳通歲

食之即盧橘也○索隱曰應劭云伊尹書曰果之美者箕山之東青馬之所有盧橘夏孰晉灼曰此雖賦上林博引異方

珍奇不係於一也案廣州記云盧橘皮厚大小如甘酢多九月結實正赤明年二月更青黑孰吳錄云建安有橘冬月樹

上覆果明年夏色變青黑其味甚甘美盧即黑色是也

黃甘橙棖

徐廣曰音湊橘屬

批

把燃柿

徐廣曰燃音而善反果也○索隱曰張揖云燃燃支香草也韋昭曰燃音汝蕭反郭璞云燃支木也

燃音烟此說為近說文曰燃酸小棗也淮南子云伐燃棗以為矜音勤

棖棖厚朴

徐廣曰棖音亭山梨

○索隱曰司馬彪曰上黨謂之棖棖齊都賦云棖棖熟也厚朴藥名也

棖棖楊梅

徐廣曰棖音弋

井反棖棖似柿○索隱曰張揖曰楊梅實似穀子而有核其味酢出江南荆楊異物志其實外內著核熟時正赤味甘酸

司馬相如

也櫻桃蒲陶

郭璞曰蒲陶似燕莫可作酒也○索隱曰張揖曰櫻桃一名含桃呂氏春秋云鸛鳥所含

故曰含桃爾雅謂之荆桃也

隱夫鬱棣搭櫻荔枝

徐廣曰鬱一作

郭璞曰鬱車下李也棟實似櫻桃答櫻似李棣音逮櫻音杏隱夫未聞○索隱曰晉灼曰荔枝大如鷄子皮麤剥去皮肌如鷄子中黃其味甘多酢少廣志云樹高五六丈如桂樹綠葉冬夏青茂有華朱色荔字或作離音力致反

羅

乎後宮列乎北園貽丘陵

郭璞曰貽猶延也音施

下平原楊

翠葉杕紫莖

郭璞曰杕搖也

發紅華秀朱榮煌煌色

照曜鉅野沙棠櫟楮

漢書音義曰沙棠似棠黃華赤實其味如李呂氏春秋曰果之美者

沙棠之實櫟果名楮似樨葉冬不落也

華汜檉櫨

徐廣曰汜一作楓駟案漢書音義曰華木皮可以為

索也○索隱曰古今字林云櫨合檉也郭璞云楓似白楊素圓而歧有脂而香健為舍人曰楓為樹厚葉弱莖大風則鳴故曰攝擗攝擗平仲木也亦云火

留落胥餘仁頻并閭

詩經卷之五

六

徐廣曰頻一作賓駟案郭璞曰落樓也胥餘似并間并間樓也皮可作索餘未詳○索隱曰晉灼曰留闕未詳司馬彪云胥邪樹高十尋葉在其末異物志實大如瓠繫在顛若挂物實外有皮中有核如胡桃核裏有膚厚半寸如猪膏裏有汁斗餘清如水味美於蜜也孟康曰仁頻樓也姚氏云攪攪攪一名樓即仁頻也林邑記云樹葉似甘焦頻音賓攪攪木蘭豫章女貞漢書音義曰攪攪攪別名也女貞木葉冬不落○索隱曰攪音讒皇覽云孔子墓後有攪攪樹也荊州記宜

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

暢實葉後茂攢立叢叢倚連卷累佹崔錯發翫

古委 阬衡間 硠 徐廣曰發音按駟案郭璞曰翫音委間音惡可反硠音魯可反○索隱曰郭璞云崔

錯發翫者蟠矣相樛也阬 垂條扶於落英幡纚 郭璞

於猶扶疎也幡纚偏幡也音灑○ 紛容蕭瑟旖旎從

司馬相如

風 索隱曰張揖云 瀏莅崑吸 徐廣曰莅音栗○索隱曰郭璞云皆林木鼓動之聲瀏音

留蒞如字焗古卉字吸音翕

蓋象金石之聲

正義曰金鐘石磬

管籥之音

正義曰廣雅云象箎長一尺圍一寸有六孔無底籥謂之笛有七孔說文云籥三孔籥也

柴池此虎

徐廣曰柴池參差也此虎不齊也此音差虎音側氏反

旋環後宮雜

逕累輯

徐廣曰雜一作插

被山緣谷循阪下隰視之無端

究之無窮於是玄猿素雌雌僂飛鷗

徐廣曰雌音于季反

駟案漢書音義曰雌似獼猴仰鼻而長尾僂似獼猴而大飛鷗飛鼠也其狀如兔而鼠首以其顙飛也○索隱曰郭璞曰

蠅鼯鼠也紫毛赤色飛旦生一名飛生雌音贈遺之遺蠅音誅玄猿猿之雄者黑色也素雌猿之雌者素色也僂音古約

反雌今狝尾端為兩岐天雨便以尾挿鼻兩孔郭璞云僂色蒼黑能攬搏人故云僂也

蛭蜎蠅螬

徐廣曰蛭音質駟案漢書音義曰山海經曰不咸之山有飛蛭四翼郭璞曰蠅螬似獼猴而黃蜎未聞○索隱曰張揖云蛭蟻

也蠅蟬也蠅螬獼猴也頌氏云僂音塗卓反山海經云鼻塗山下有獸似鹿馬足人首四角名為蠅僂僂即此也字或作

蠼郭璞云蠼非也上已有蝱蠼此不應重見又神異經云西方深山有獸毛色如猴能緣高木其名爲蠼字林云蠼音狄

蛭蝮二 **蜥胡穀蛭** 徐廣曰蜥音詭駟案漢書音義曰穀白狐獸名 **蜥胡穀蛭** 谷反蛭音詭駟案漢書音義曰穀白狐

子也○索隱曰張揖云蜥胡似獼猴頭上有髮鬚以後黑郭璞曰穀似鼬而大鬚以後黃一名黃鬚食獼猴蛭未聞姚氏

案山經云即山有獸狀如龜白身赤首其名曰蛭又 **棲息** 說文云蜥胡黑身白鬚若帶手有長白毛似掘板也

乎其間長嘯哀鳴翩幡互經 正義曰郭云互 **天矯** 經互相經過

枝格偃蹇杪顛 正義曰天音妖矯音矯杪音弭沼反郭云皆偃猴在樹共戲恣態也天矯頻申

也 **於是乎踰絕梁** 正義曰張云絕梁斷橋 **騰殊榛** 正義也郭云梁厚石絕水也

曰榛仕斤反爾雅云木 **捷垂條** 正義曰捷音才業反張云捷特懸垂之條 **踔** 藪生爲榛也殊異也

稀間 郭璞曰踔縣 **牢落陸離爛曼遠遷** 正義曰郭踔也託鈞反 **騰走也** 顏云言其聚 **若此輩者數千百處嬉游往** 散不常雜亂移徙

司馬相如

來宮宿館客庖厨不徙後宮不移

正義曰說文云庖厨屋鄭

玄注周礼云庖之言苞也苞裹肉曰苞苴也後宮內人也言宮館各自有

百官備具於是乎

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蚪

徐廣曰以玉為飾駟索郭

璞曰鏤象山所出輿言有雕鏤蚪龍屬也韓子曰黃帝駕象車六交龍是也

拖蜺旌

正義曰張云畫熊音徒可反

張云析毛羽染以五采綴以縷為旌有似虹蜺氣

靡雲旗

正義曰張云畫熊虎於旌似雲氣也

前

皮軒後道游

郭璞曰皮軒革車也或曰即曲禮前有士師則載虎皮者也道道車游游車皆見周

禮也孫叔奉轡衛公驂乘

漢書音義曰孫叔者大僕公孫賀也衛公者衛青也大僕

御大將軍驂乘也

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

郭璞曰言跋扈從恣不安鹵簿

矣○索隱曰晉灼曰扈大也文穎曰凡五校今言四者一隨天子乘輿也

鼓嚴簿縱獠者

漢書

音義曰鼓嚴嚴鼓也簿鹵簿也駟謂鼓嚴於林簿之中然後縱獠也

江河為陞泰山為櫓

郭璞曰櫓望樓也因山谷
遮禽獸為陸者去車反

車騎雷起隱天動地先後

陸離離散別追淫淫裔裔緣陵流澤雲布雨施

生貔豹

郭璞曰貔執夷
虎屬也音毗

搏豺狼

正義曰搏擊也杜林云
豺似狐白色說文云狼

爪手熊羆

正義曰張云熊犬身人足黑色羆大於熊黃白
色皆能攀松上高樹冬至入穴而蟄沿春而出

也足野羊

郭璞曰野羊如羊千
斤手足謂拍踰殺人

蒙鵠蘇

徐廣曰蘇尾也
索隱曰孟康

云鵠鵠尾也蘇析羽也張揖曰鵠似雉雞聞死不却案蒙謂
覆而取之鵠以蘇為奇故特言之以成文耳鵠音昌决疑注

云鳥尾為蘇也

袴白虎

徐廣曰袴音袴駟案郭璞曰袴謂絆絡
之○索隱曰張揖曰著白虎文袴也

函文

郭璞曰著斑衣○索隱曰輿服志云
虎賁騎鵠冠武文車衣即此斑文也

乘之

陵三變之危

漢書音義曰三
變三成之山

下磧歷之坻

郭璞
曰磧

歷阪名也○正義我坻音遲磧歷淺水中
沙石也坻水中高處言獵人下此也

徑陵赴險越壑厲

司馬相如

水推蜚廉

郭璞曰飛廉龍雀也鳥身鹿頭者

弄解多

漢書音義曰解多似鹿而一角

人君刑罰得中則生於朝廷主觸不直者可得而弄也○索隱曰解音蟹多音丈姓反

格瑕蛤鋌猛氏

漢書音義曰瑕蛤猛氏皆獸名○索隱曰晉灼曰蝦蛤闕郭璞曰今蜀中有獸狀如熊而小毛淺有光澤名猛氏說文鋌小矛

也音

胃驤裏射封豕

郭璞曰驤裏神馬日行万里封豕大猪兩音窈嫺

箭不

苟害解脰陷腦

索隱曰張揖云脰項也陷音苦念反亦依字讀也

弓不虛發

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彌節裴回翱翔往來睨

部曲之進退覽將率之變態然後浸潭促節索隱

曰浸潭猶漸冉也漢書作浸淫或作乘輿案節也

倏變遠去

郭璞曰倏音詡盛反

流離輕

禽就復狡獸轉白鹿捷狡兔

徐廣曰轉音銳一作惠也○正義曰轉音衛抱

朴子云白鹿壽千歲滿五百歲色純白也晉徵祥記云白鹿色若霜不與他鹿為羣軼赤電遺光耀

徐廣曰超陵赤電電光不及言去速也

追怪物出宇宙

正義曰怪物謂游梟飛虞也張

云天地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許慎云宙舟輿所極也按許說宙是也

彎牽也繁弱夏后氏良弓名左傳云

滿白羽

正義曰文穎云引弓不箭

鏑為滿以白羽羽箭故云白羽也

射游梟標蜚虞

郭璞曰梟梟羊也似人長脣反踵被

髮食人飛虞鹿頭龍身神獸標稍也

擇肉後發先中命處弦矢分藝

殪仆

徐廣曰射准的曰藝仆音赴

然後揚節而上浮陵驚風歷駭

颺

正義曰上音必遙反小雅云扶暴風從下升上故曰颺

乘虛無與神俱

正義曰張云虛无寥

廓與元通靈言其所乘氣之高故能出飛鳥之上而與神俱也

麟玄鶴亂昆雞

徐廣曰麟

音躡○正義曰麟音去鶴二百六十歲則淺黑色也

道孔鸞促駿驥拂鷖鳥捐

鳳皇

漢書音義曰道秦由反鷖鳥雞反張云山海經云九疑之山有五采之鳥名曰鷖鳥也正義捐山交反涼

司馬相如

房易傳云鳳皇前麟後雞喙燕頤蛇頸龜背魚尾駢翼高丈二尺東山經云其狀如鶴五采而首文曰經翼文曰順背文曰義膺文曰仁股文曰信是捷駕鷁掩焦明鷁明似鳥自歌自舞雄曰鳳雌曰皇

隱曰張揖云鷁明西方之鳥也樂計圖徵曰鷁明狀似鳳皇宋衷曰水鳥也。正義曰按長喙踈翼覓尾非幽閑不集非珍物不食

道盡塗殫迴車而還招搖手襄羊索隱曰郭璞曰襄羊猶仿佯

降集乎北紘郭璞曰紘維也北方之紘曰委羽率乎直指閭乎

反鄉蹙石闕登封巒過雉鵠望露寒徐廣曰雉音支駟案漢書

音義曰皆甘泉宮左右觀名也下棠梨漢書音義曰宮名也在雲陽縣東南三十里息宜春

正義曰括地志云宜春宮在雍州萬年西南三十里西馳宣曲濯鵠牛首漢書音義曰觀名

曰宣曲宮名在昆明池西登龍臺漢書音義曰觀名在豐水西北近渭掩

牛首池名在上林苑西頭細柳正義曰郭云觀名在昆明南柳市觀士大夫之勤略鈞獠者

之所得獲

徐廣曰鈞一作診也

觀徒車之所轡轢

正義曰轡踐也轢輾也

乘騎之所蹂若

徐廣曰蹂音人久反

人民之所蹈躅與其

窮極倦飢

徐廣曰音劇

驚憚惛伏不被創刃而死者

佗佗籍籍填坑滿谷拚平彌澤於是乎游戲

懈怠置酒乎昊天臺

索隱曰張揖曰臺高上千皓天也

張樂乎

輶輶之字

徐廣曰輶音葛。郭璞云言曠遠深貌也。

撞千石之鐘立

萬石之鉦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

郭璞曰木貫鼓中加

羽葆其上所謂樹鼓

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

漢書音義曰葛天氏

古帝王號也。呂氏春秋曰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呂氏春秋云其歌。索隱曰張揖曰葛天氏三皇時君號也。呂氏春秋云其

樂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戴民。二曰玄身。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曰穀。五曰敬。天常六曰建。帝功七曰依。地德八

司馬相如

曰摠禽獸之極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徐廣曰巴西閬

谷為之蕩波巴俞宋蔡淮南于遮郭璞曰巴西閬中有俞水僚人

居其人皆剛勇好舞漢高募此以平三秦後使樂府習之因名巴俞舞也漢書音義曰于遮歌曲名○索隱曰張揖曰禮

樂記云宋音宴女溺志蔡人謳負三人楚詞云吳謠蔡謳淮南負四人于遮曲是其意也文成顛歌郭璞

曰未聞也○索隱曰文穎曰文成遼西縣名其縣人善歌顛益州顛縣其人能作西南夷歌顛即滇字族舉

遞奏徐廣曰舉一作居金鼓迭起鏗鎗鏘磬洞心駭耳

郭璞曰鏘磬鼓音荆吳鄭衛之聲韶護武象之樂陰淫案

衍之音鄢郢繽紛激楚結風郭璞曰激楚歌曲也列女傳曰聽激楚之遺風

也○索隱曰激楚急風也結風回風亦急風也楚地風氣既自漂疾然歌樂者猶復依依激結之急風以為節其樂促迅哀

切俳優侏儒狄鞮之倡徐廣曰韋昭云狄鞮地名在河內出善倡者所以

娛耳目而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索隱曰郭璞云言恣

其觀也列女傳曰靡曼美色於後索隱曰張揖曰靡細

皓齒若夫青琴宓妃之徒漢書音義曰皆古神女名

神女也如淳曰宓妃伏羲女溺死洛水遂為洛水之神宓音伏絕殊離俗索隱曰郭璞曰俗無雙也

妖冶嫵都索隱曰郭璞云姣好也都雅也詩云姣人療兮

絞說文曰嫵雅也或靚莊刻飭便嬛倬約郭璞曰靚

作閑漢書本作閑柔撓嬛嬛徐廣曰音娟○索隱曰柔撓嬛嬛皆骨體

也斌媚姆姆徐廣曰音乃冉反媚音弱○索隱曰

郭璞云姆姆細弱也小拙獨繭之揄施徐廣曰拙音曳

顏曰細弱揄謂骨體也眇閭易以戍削徐廣曰閭

繭絲也埋倉云施衣長貌也司馬相如

成削言如刻畫作之婦姓微偕郭璞曰衣服婆娑貌。正義曰婦白

與世殊服芬香溫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且笑

的皪索隱曰郭璞曰鮮明貌也楚詞曰美人皓齒以誇又曰娥眉笑以的皪音礫也長眉連娟微

睇繚藐貌也貌索隱曰郭璞曰連娟眉曲細也繚藐視遠色授

魂與心愉於側索隱曰張揖曰彼色來授我我魂往與接也愉音踰往也悅也二義並通於

是酒中樂酣天子芒然而思似若有亡曰嗟乎

此泰奢侈朕以覽聽餘間無事棄日順天道以

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世靡麗遂往而不反非

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乃解酒罷獵而

命有司曰地可以墾辟悉為農郊以贍萌隸墮

牆填塹使山澤之民得至焉實陂池而勿禁正義正

曰實滿也言人滿陂池任采捕所取也虛宮觀而勿侈正義曰句音刃亦

勿令人居上發倉廩以振貧窮補不足恤鰥寡存並廢罷也

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與

天下為始於是歷吉日以齊戒襲朝衣乘法駕

建華旗鳴玉鸞游乎六藝之囿正義曰六藝云言田獵訖則遍游六藝而

疾驅於仁義之道也驚乎仁義之塗覽觀春秋之林郭璞曰春秋所以觀

成敗明善惡者射狸首兼騶虞禮射義曰天子以騶虞為節諸侯以狸首為節騶虞者樂官備

也狸首者樂會時也弋玄鶴建千戚載雲罕拚羣雅漢書音義曰大雅小

雅也○索隱曰張揖曰罕車也前有九旒雲罕之車說者以雲罕為旌旗皆非也且案中朝鹵簿圖云雲罕駕駟不兼言

司馬相如

九旒罕車與九旒車別也揜捕也張揖曰詩小雅之材七十四人大雅之材三十一人故曰羣雅也悲伐檀

索隱曰張揖曰其詩樂樂胥索隱曰毛詩桑扈云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言王者樂得賢

刺賢者不遇明主樂樂胥索隱曰毛詩桑扈云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言王者樂得賢

材之人使在位故天與之福修容乎禮園正義曰禮所

祿也胥音先呂反樂音洛也述易道正義曰

威儀也朝翔于書圃正義曰尚書所以明帝王君臣之道也放怪獸正義曰

絜靜微妙上辨二儀陰陽中知人事下明地理也言田獵乃射訖又歷涉六經之要也

云苑中奇怪之獸不復獵也登明堂坐清廟正義曰明堂有五帝朝

之於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正義曰言天下之人

無不受恩惠於斯之時天下大說嚮風而聽隨流而化

喟然興道而遷義索隱曰漢書作焮然刑錯而不用德隆乎三皇功美於五帝索隱曰司馬彪云若此

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暴露馳騁勞神苦形
罷車馬之用抗士卒之精索隱曰抗音五官反費府庫之財
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
政而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
楚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囿居九百
是草木不得墾辟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
細而樂萬乘之所侈僕恐百姓之被其尤也於
是二子愀然改容索隱曰郭璞云愀變色貌音作西反超若自失遂
巡避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
聞命矣賦奏天子以爲郎無是公言天子上林

廣大山谷水泉萬物及子虛言楚雲夢所有其

衆侈靡過其實且非義理所尚故刪取其要歸

正道而論之

索隱曰大顏云不取其奢奢靡麗之論唯取終篇歸於正道耳小顏云刪取非謂削除其

詞而說者謂此賦已經史家刊剝失其意也

相如爲郎數歲會唐蒙使略通夜郎西隸中

徐廣曰羌

之別種也音扶逼反○索隱曰張揖曰蒙故鄱陽令爲郎中使行略取之文穎曰夜郎隸中皆西南夷後以爲犍牂爲二郡

隸音步

發巴蜀吏卒千人

索隱曰案巴蜀二郡名

郡又多爲發

轉漕萬餘人用興法

漢書曰用軍興法也

誅其渠帥巴蜀民

大驚恐上聞之乃使相如責唐蒙因喻告巴蜀民

以非上意檄曰告巴蜀太守蠻夷自擅不討之日

久矣時侵犯邊境勞士大夫陛下即位存撫天下
輯安中國然後興師出兵北征匈奴單于怖駭交
臂受事詔滕請和康居西域重譯請朝稽首來享
移師東指閩越相誅右弔番禺太子入朝索隱曰文
穎曰番禺
南海郡理也弔至也東伐閩越後至番禺故言右至非也案姚氏
弔讀如字小顏云兩國相伐漢發兵救之南越蒙天子德惠故遣
太子入朝所以云南夷之君西轅之長常效貢職不
弔爾非訓至也
敢怠墮延頸舉踵喁喁然正義曰喁五恭
反口向上也皆爭歸
義欲爲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夫
不順者已誅而爲善者未賞故遣中郎將往賓
之索隱曰賈逵
云賓伏也發巴蜀士民各五百人以奉幣帛

衛使者不然靡有兵革之事戰鬪之患今聞其

乃發軍興制驚懼子弟憂患長老

索隱曰張揖曰發軍謂發三軍

之衆興制謂起軍法誅渠帥也案唐蒙爲使而用軍興法制故驚懼蜀人也

郡又擅爲轉粟

運輸皆非陛下之意也當行者或亡逃自賊殺

亦非人臣之節也夫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

漢書

音義曰烽如覆米箕縣著桔槔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索隱曰字林云箕鹿米藪也音一六反纂要云

箕折箕也烽見敵則舉燧有難則焚烽主晝燧主夜

皆攝弓而馳

索隱曰攝音女頰反

荷兵

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義不

反顧計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

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

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

封析珪而爵

索隱曰如淳曰析中分也白藏天子青在諸侯也

位爲通侯居

列東第

索隱曰列甲第在帝城東故云東第也

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

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佚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今奉幣役至南夷即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耻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寡廉鮮耻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

亦宜乎陛下患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喻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弟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索隱曰重猶難也已親見近縣恐

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漢書

百官表曰縣有蠻夷曰道。索隱曰亟音紀力反亟急也。使咸知陛下之意唯毋

忽也相如還報唐蒙已略通夜郎因通西南夷

道發巴蜀廣漢卒作者數萬人治道二歲道不

成士卒多物故費以巨萬計索隱曰案巨萬猶萬萬也數有大小二法張揖

曰筭法萬萬為億是小數也。蜀民及漢用事者多言其不便索隱

曰案謂公卿所言也

是時邛笮之君長

索隱曰文穎曰邛者今為邛都縣笮者今為定笮縣

皆屬越

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

臣妾請吏比南夷

索隱曰謂請置漢吏與南夷為比例也

天子問相如

相如曰邛笮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時嘗通

為郡縣至漢興而罷今誠復通為置郡縣愈於

南夷

索隱曰張揖曰愈差也又云愈猶勝也晉灼曰南夷謂犍為牂牁也西夷謂越雋益州也

天子

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

索隱曰四百石五歲遷補大縣令

建節

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

索隱曰案漢書公卿表太初元年為大鴻臚卿也

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

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

索隱曰案

司馬相如

亭吏名亭長弩矢合是亭長負之今縣令自負矢則亭長當負弩也且負弩是守宰無定或隨時輕重耳按霍去病出擊匈奴河東太守郊迎負弩又魏公子救趙擊秦秦軍解去平原君負韁矢迎公子於界上是也蜀人以爲

寵

索隱曰華陽國志云蜀大城北十里有升僊橋送客觀於相如初入長安題其門云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汝下也於

是卓王孫臨邛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以交驩

卓王孫喟然而歎自以得使女尚司馬長卿晚

索隱曰小顏云尚猶配也本或作當蓋後人改爾

而厚分與其女財與男等

同司馬長卿便略定西夷邛笮冉駹斯榆之君

皆請爲內臣

索隱曰鄭氏斯音曳張揖云斯俞才俞國也案今斯讀如字益部耆舊傳謂之斯叟華陽

國志云邛都縣有四部斯叟一也

除邊關關益斤

索隱曰張揖曰斤廣也

西至

沫若水

索隱曰張揖曰沫水出蜀廣平徼外與青衣水合也若水出旄牛徼外至犍道入江華陽國志漢嘉

縣有洙水音妹又音末南至牂牁為徼索隱曰張揖曰徼塞也通

零關道徐廣曰越雋橋孫水韋昭曰為以通邛都索隱

曰案華陽國志云相如卒開轆道通南中置越雋郡還報韓說開益州唐蒙開牂牁斬徼王首置牂牁郡也

天子天子大說相如使時蜀長老多言通西南

夷不為用唯大臣亦以為然相如欲諫業已建

之不敢索隱曰案業者本也本由乃著書籍以蜀

父老為辭而已詰難之以風天子且因宣其使

指令百姓知天子之意其辭曰漢興七十有八

載徐廣曰元德茂存乎六世正義曰高祖惠帝高威

武紛紜湛恩汪濊索隱曰韋昭羣生澍濡洋溢

司馬相如

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

索隱曰攘却也音女羊反

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井從駝定筴存邛略

斯榆舉苞滿

索隱曰服虔云夷種也滿也或作蒲也

結軌還轅

索隱曰張

揖云結屈也軌車迹也

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薦紳

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因進曰

蓋聞天子之於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

索隱

曰案羈馬絡頭也縻牛紉也漢官儀云馬云羈牛云縻言制四夷如牛馬之受羈縻也

今罷三郡之

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

萬民不贍今又接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

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

西轅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
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
割齊民以附夷狄弊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
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邪必若所云則是蜀
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余尚惡聞若說索隱曰張揖云惡聞
若曹之言也包愷音一故反又音烏烏者安也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
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
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
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固常之
所異也索隱曰案常人見之以爲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

索隱曰張揖云非常之事其本難知衆人懼也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

鴻水淳出汜濫衍溢民人登降移徙陟陞而不安夏后氏戚之乃堙鴻水決江疏河漉沈澹菑

徐廣曰漉一作灑○索隱曰灑音鹿菑音災漢書作灑沉澹災解者云灑分也音所宜反澹安也沉深也澹音徒暫反

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寧當斯之勤豈唯民哉

索隱曰案謂非獨人勤禹亦親其勞也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胝無

肢膚不生毛徐廣曰胝音竹移反肢種也一作腠音湊膚理也肢音賤○索隱曰張揖曰腠一作戚躬

肱也戚湊理也韋昭曰肢戚中小毛也胝音真尸反莊子云禹胝無肢脛不生毛李頤云肢白肉也音蒲末反故休

烈顯乎無窮聲稱決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

也豈特委瑣握索隱曰孔文祥云委瑣細碎握齷局促也拘文牽俗

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
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
乎參天貳地索隱曰案天子比德於地是二地也地與已并天爲三是參天也故禮曰天子與天地參
是也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匪王土率土之濱
莫非王臣毛詩傳曰濱涯也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
濔衍溢索隱曰案浸濔猶漸浸也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
賢君耻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
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地舟
輿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
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弑其上

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兄不辜幼孤為奴係累
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澤而
而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已舉踵思
慕若枯旱之望雨盭夫為之垂涕

徐廣曰盭音戾
○索隱曰張揖

云狼戾之夫也字
或作戾盭古戾字

況乎上聖又惡能已故北出師以

討彊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

鱗集仰流

索隱曰二方謂西夷
○索隱曰二方謂西夷

願得受號者以億

計故乃關沫若

漢書音義曰以
沫若水為關

徼特犍鏤零山梁

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

撫長駕使䟽逝不閉

索隱曰逝遠言其䟽
遠者不被閉絕也

阻深闇昧

得耀乎光明

索隱曰阻深漢書作留爽三蒼云留爽早朝也留音妹案字林又音忽也

以偃

甲兵於此而息誅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提福

徐廣曰提作提音支○索隱曰說文云提安也音市支反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

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遲繼周氏之絕

業斯乃天子之急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

哉且夫王事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佚樂

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矣

索隱云張揖云合在於憂勤佚

樂之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

樂頌上咸五下登三

徐廣曰咸一作西駟案韋昭曰咸同於五帝登三王之上○索隱曰

李奇曰五帝之德漢比為減三王之德漢出其上故云減五登三此說非也虞喜志林云相如欲減五帝之一以漢盈之

司馬相如

然以漢爲五帝之數自然登於三王之觀者未睹指

上也今本減或作咸是與韋昭之說符也

聽者未聞音猶鷦明已翔乎寥廓而羅者猶視

乎數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芒然喪其所懷來而

失歛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

所願聞也百姓雖怠請以身先之敞罔罪徙因

遷延而辭避

索隱曰案敞罔失容也靡徙失正也

其後人有上書言相

如使時受金失官居歲餘復召爲郎相如口吃

而善著書常有消渴疾與卓氏婚饒於財其進

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稱病間居不慕

官爵常從上至長楊獵

正義曰括地志云秦長楊宮在雍州盤屋縣東南三里上

起以宮內有長楊樹以為名是時天子方好自擊熊羆馳逐野

獸相如上疏諫之其辭曰臣聞物有同類而殊

能者故力稱烏獲索隱曰張揖曰秦武王力士李龍文鼎者也捷言慶忌

索隱曰張揖曰吳王僚之子勇期賁育正義曰賁音奔賁古之勇士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豺

狼發怒吐氣聲音動天夏育亦古之猛士也臣之愚竊以為人誠有之獸

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

之獸索隱曰廣雅云卒暴也音倉沒反駭不存之地索隱曰謂所不慮而猛獸駭發

也犯屬車之清塵蔡邕曰古者諸侯貳車九乘秦滅九國兼其車服故大駕屬車八十一乘

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伎

力不得用吳越春秋曰羿傳射於逢蒙○索隱曰孟云逢蒙卒射於羿尺羿之道是也枯木朽

株盡爲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
豈不殆哉雖萬全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
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街楪
之變

徐廣曰楪音巨月反鉤逆者謂之檠矣○索隱曰張揖曰街馬勒街也檠駢馬口長街也周迂輿服志云

鉤逆上者爲檠檠在街中以鐵爲之大如雞子塩鐵論云無街檠而禦捍馬是也

而況涉乎蓬

蒿馳乎丘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
其爲禍也不亦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
而樂出於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
不取也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
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

鄙諺曰家累千金者坐不垂堂

索隱曰張揖曰畏簷瓦墮中人樂彥云垂

邊也近堂邊恐其墜也非謂畏簷瓦

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

之留意幸察上善之還過宜春宮

正義曰括地志云秦宜春

宮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里宜春苑在宮之東杜之南始

皇本紀云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按今宜春宮見二世陵故

作賦以哀也相如奏賦以哀二世行失也其辭曰登陂

陀之長阪兮

索隱曰陂音何反陀徒何反

坐入曾宮之業

漢書音義曰陀長

音義曰坐並也○索隱曰坐步寸反

臨曲江之陞州兮

漢書音義曰陞長

象泉中有長洲也○索隱曰陞音祈陞即磻字謂曲岸頭也

有宮閣路今猶謂之曲江在杜陵西北五里又三輔舊事云

樂游原在西北是也

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

徐廣

司馬相如

曰陞音力工反○索隱曰陞古江反晉灼曰

磻音籠古礪字蕭該云磻或作礪長大貌也

通谷礪兮

開

索隱曰鎔音呼含反
開音呼加反

汨滅嗚習以永逝兮

索隱曰汨于筆反汨滅疾

貌也嗚音許及反漢書作輟輟然輕卒意也

注平阜之廣衍觀衆樹之塢

夢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彌

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

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

墳墓蕪穢而不脩兮魂無歸而不食魯邈絕而

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休精罔閱而飛揚兮拾九

天而永逝嗚呼哀哉相如拜為孝文園令

索隱曰百

官志云陵園令六百石掌按行掃除也

天子既美子虛之事相如見上

好僊道因曰上林之事未足美也尚有靡者臣

嘗為大人賦

索隱曰張揖曰大人喻天子向秀云聖人在位謂之大人張華云相如作遠遊之體以大

人賦之也

未就請具而奏之相如以為列僊之傳居山

澤間

索隱曰案傳者謂相傳以列仙居山澤間音持全反小顏及劉氏並作儒讀云儒柔術士之稱非也

形容

甚臞

徐廣曰臞瘦也○索隱曰韋昭曰臞瘠也文子云堯臞瘦音巨俱反

此非帝王之僊

意也乃遂就大人賦其辭曰世有大人兮在于中

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

竭輕舉而遠游

索隱曰如淳曰武帝云誠得如黃帝去妻子如脫屣是悲世俗迫隘也

垂

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

兮總光耀之采旄

漢書音義曰格澤之氣如炎火狀黃白色起地上至天以此氣為竿旄葆

也總係也係光耀之氣於長竿以為葆者

垂旬始以為幃兮拙彗星而為

司馬相如

髻

漢書音義曰旬始氣如雄雞縣於葆下以為

掉指橋

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

漢書音義曰指橋隨風指

橋音居夭反偃蹇高貌

攬攬搶以為旌兮

正義曰天官書云天攬

丈兩頭銳其形類彗也

靡屈虹而為綢

漢書音義曰綢韜也以斷

應劭云旌旂屈撓之貌綢音直留反或音韜屈虹斷虹也

紅杏渺以眩渚兮火炊風

涌而雲浮

漢書音義曰旬始屈虹氣色紅杏眇眩渚閭冥

云紅赤色貌杏眇深遠眩渚混合也紅或作虹

駕應龍象輿之螭略逶麗兮

驂赤螭青蚪之螭螭蛇低卬天矯据以驕驚

兮訕折隆窮

索隱曰張揖曰据直須也驕驚縱恣

連卷

索隱曰韋昭曰螭龍之形貌也音起碧反連卷音輦卷

沛艾赳螭仡以佻

擬方

漢書音義曰：𧈧𧈧申頸低仰也。擬不前也。○索隱曰：張揖曰：𧈧𧈧牙跳也。𧈧音居幼反。𧈧音許救反。𧈧舉頭也。

𧈧音魚乙反。怡音勑。吏反。擬音魚吏反。

放散畔岸驤以羣顏

索隱曰：服虔曰：馬仰頭其

口開正羣顏也。韋昭曰：顏音吾板反。詩云：兩服上驤。注云：驤馬是也。

跽蹠輻轄容以委麗

兮綢繆偃蹇怵𦵏以梁倚

徐廣曰：跽蹠，下前下卻也。跽音丑栗反。蹠音勑略反。

輻，烏葛反。轄音局。綢，一作雕。𦵏音他略反。駟案：漢書音義曰：怵，𦵏走也。梁倚，相著也。○索隱曰：張揖曰：跽蹠，疾行至前却也。輻，轄搖目吐舌也。跽音褚栗反。蹠音褚畧反。輻音遏轄音局。綢音徒弔反。張揖曰：偃蹇，却器也。廣雅曰：偃蹇，夭矯也。韋

昭曰：𦵏音答畧反。相如**糾蓼叫弄跼以般路号**。徐廣曰：般

傳云：修𦵏遠去。𦵏袂也。糾，蓼叫。弄，跼以般路号。曰般

音介至也。○索隱曰：蓼音了。弄音五到反。小顏云：叫弄，高舉之貌。踏音徒答反。般音屈三。倉云：踏著地。孫炎云：般，古界字也。

蔑蒙踊躍騰而狂雉

漢書音義曰：蔑，蒙飛揚也。雉，走也。

荏颯卉翦

標至電過兮煥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

司馬相如

登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

漢書音義曰少陽東極太陰北極邪度東極而升北極者

也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

正義曰厲渡也

張云泉飛谷也在崑崙山西南

悉徵靈圉而選之兮部乘衆神於

璫光

漢書音義曰搖光北斗杓頭第一星

使五帝先導兮

正義曰導導應云五帝五時帝

太皓之屬也

反太一而從陵陽

漢書音義曰仙人陵陽子明也○正義曰天官書云中宮天極

星其一明者太一常居也列仙傳云子明於沛銓縣旋溪釣得白龍放之後白龍來迎子明去止陵陽山上百餘年遂得

仙左玄冥而右含靈兮

漢書音義曰含靈黔羸也天上造化神名也或曰水神

前陸離而後澹漻

漢書音義曰皆神名

廋征北僑

徐廣曰燕人也形解而仙

也○索隱曰應劭曰廋役也張揖曰王子喬也漢書郊祀志作正伯僑此當是別人恐非王子喬也

而役羨

門兮

正義曰張云美門碣石山上仙人美門高也

屬岐伯使尚方

徐廣曰岐伯黃帝臣

駟案漢書音義曰尚主也此
伯黃帝太醫屬使主方藥
祝融驚馬而蹕御兮正義曰張

云祝融南方炎帝之佐也獸身人面乘兩
龍應火正也火正祝融警蹕清氛氣而後
清氛氣而後

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絳雲蓋而樹華旗索隱曰絳音祖內反

如淳云蓋有五綵也使勾芒其將行兮正義曰張云勾芒東方青帝之佐也鳥身人面乘兩

龍顏云將行領從者也吾欲往乎南嬉歷唐堯於崇山兮過

虞舜於九疑正義曰張云崇山狄山也海外經云狄山帝堯葬其陽九疑山零陵營道縣舜所葬處

紛湛湛其差錯兮索隱曰湛音徒感反雜還膠葛以方馳索隱

曰廣雅云膠葛驅馳也騷擾衝蕤其相紛拏兮索隱曰衝音昌勇反蕤音息冗

反滂淖泱軋灑以林離鑢羅列聚叢以龍茸兮

衍曼流爛壇以陸離徐廣曰壇音坦徑入靈室之砢磷鬱

司馬相如

律方洞出鬼谷之崑巖鬼磈

漢書音義曰鬼谷在北辰下眾鬼之所聚也楚

辭曰贅鬼谷於北辰也○正義曰崑山口骨反巖音力罪反崑音烏廻反磈音回張云崑巖鬼磈不平也

徧覽

入絃而觀四荒兮竭渡九江而越五河

正義曰顏云五色之

河也仙云紫碧絳青黃之河也

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

正義曰姚丞云大荒西經

云崑崙之岳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物然括地志云弱水有二原俱出女國北阿傳達山南流會于國北又南歷國北

東去一里深丈餘闊六十步非乘舟不可濟流入海阿傳達山一名崑崙山其主為王在雍州西南一萬五千三百七十

里又云弱水在甘州張掖縣南山下也

杭絕浮渚而涉流沙

漢書音義曰杭船也絕渡

也浮渚流沙中渚也

奄息總極

漢書音義曰總極葱領山也在西域中

汜濫水嬉兮使

靈媧鼓瑟而舞馮夷

徐廣曰媧一作貽駟案漢書音義曰靈媧女媧也馮夷河伯字也淮南子曰馮

夷得道以潛大川○正義曰姓馮名夷以庚日溺死河常以庚日好溺死人

時若夢夢將混濁兮

召屏翳

正義曰應云屏翳天神使也韋云雷師也

誅風伯

正義曰張云風伯字飛廉

而刑雨師

正義

曰沙州有雨師祠

西望崑崙之軌

正義曰張云海內經云崑崙去中國五萬里天帝之下都也其

山廣袤百里高八萬仞增城九重面九井以玉為檻旁有五門開明獸守之括地志云在崑崙肅州酒泉縣南八十里十六國春秋後魏昭成帝建國十年涼張駿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崑崙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山有石室王母堂珠璣鏤飾煥若神宮又刪丹西河名云弱水禹貢崑崙在臨羌之西即此明矣括地志云又阿僂達山亦名建末達山亦名崑崙山恒河出其南吐師子口經天竺入達山焉水今名為許海出書於西河北隅吐馬口經安息大夏國入西海黃海出東北隅吐牛口東北流經溫澤替出大積石山至華山北東入海其三河去山入海各三萬里此謂大崑崙肅州謂小崑崙也禹本紀云河出崑崙崑崙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隱避為光明也

沕沕忽

子直徑馳乎三危

三危山名也○正義曰括地志云三危山在沙州東南三十里

排闥

闔而入帝宮兮

正義曰韋昭云闔闔天門也淮南子曰西方曰西極之山闔闔之門

載玉

司馬相如

女而與之歸

正義曰張云玉女青要乘弋等也

舒閭風而搖集兮

正義曰張云閭風在崑崙閭闔之中楚辭云登閭風而緹馬也

元鳥騰而一止

漢書音義曰元然高

飛如鳥之騰也

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

正義曰張云陰山在大崑崙西二千七百里

吾乃今日睹西王母矐然白首

徐廣曰矐音下伏反○索隱曰矐音

鸛○正義曰張云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蓬鬚矐然白首石城金穴居其中

載勝而亢處

兮

郭璞曰勝玉勝也○正義曰顏云勝代婦人首飾也漢代謂之華勝也

亦幸有三足鳥

為之使

正義曰張云三足鳥青鳥也王為西王母取食在昆墟之北

必長生若此而

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竭來兮絕道

不周

漢書音義曰不周山在崑崙東南

會食幽都呼吸沆瀣殫朝霞

兮噍咀之英兮噤瓊華

徐廣曰噤音祈小食也駢案韋昭曰瓊華玉英

嬋侵

潯而高縱兮紛鴻涌而上厲

徐廣曰熒音熒○索隱曰漢書熒作襟襟仰也音禁

熒音魚

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沛

漢書音義曰列缺天

閃也倒景日在下○正義曰張云豐崇宗雲師也淮南子云季春三月豐崇乃出以將雨接豐崇將雲雨故云滂沛

游道而循降兮

正義曰游游車也道道車也脩長也降下也

騫遺霧而遠

逝迫區中之隘陟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於

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

漢書音義曰玄闕北極之山寒門天北門下崢嶸

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眩眠而無見兮聽

惝恍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

徐廣曰假音古下反至也

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說飄飄

有凌雲之氣似游天地之間意相如既病免家

司馬相如

居茂陵天子曰司馬相如病甚可往從悉取其

書若不然後失之矣使所忠往

正義曰姓所名忠也風俗通姓氏云漢書

有諫大夫所忠氏

而相如已死家無書問其妻對曰長卿

固未嘗有書也時時著書人又取去即空居長

卿未死時為一卷書曰有使者來求書奏之無

他書其遺札書言封禪事奏所忠忠奏其書天

子異之其書曰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兮生民

暨撰列辟以迄于秦

徐廣曰撰一作選○索隱曰文穎曰選數也

率邇者

踵武

徐廣曰率循也邇近也武迹也循省世近之遺迹也○索隱曰言循覽近代之事則踵蹈者可知也

逖

聽者風聲

徐廣曰逖遠也聽察遠古之風聲○索隱曰風聲風雅之聲以言聽遠古之事則著在風雅之聲也

紛

綸威蕤堙滅而不稱者不可勝數也索隱曰胡廣

沒也歲蕤委頓也張揖曰亂貌續韶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

二君漢書音義曰昭明也夏大也德明大相繼封禪於泰山者七十有一人○索隱曰見韓詩外傳及封禪書也

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徐廣曰若順也駟案韋昭曰疇誰也言順善必

昌通失必亡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也五

三六經載籍之傳維見可觀也索隱曰胡廣云五五帝也三三王也案六

經詩書禮樂易春秋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

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業於唐

公劉發迹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邳隆徐廣曰邳孟字誤皇

甫謚曰王季宅程故周書曰維王季宅程孟子稱文王生於畢程或者邳字宜為程乎或為胙北地有邳縣胙大也音

司馬相如

質駟案漢書音義曰邳至也○索隱曰爰於及也邳大也盛也樊光云邳可見之大也徐及皇甫之說皆非也以言文王改制及周而大盛也

大行越成

漢書音義曰行道也文王始開王業改正朔易服色太平之道於是

成矣○索隱曰應劭云大行謂以言道德大行也

而後陵夷衰微千載無聲

徐廣曰周之王四海千載之後聲教乃絕駟案韋昭曰無惡聲

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

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迹夷易

易遵也湛恩濛涌易豐也憲度著明易則也垂

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緇祿而崇冠于二

后

漢書音義曰緇祿謂成王也二后謂文武也周公揆厥負成王致太平功德冠於文武者道成法易故也

所元終都攸卒

漢書音義曰都於卒終也

未有殊尤絕迹可考

于今者也然猶躡梁父登泰山建顯號施尊名

大漢之德逢涌原泉

韋昭曰漢德逢涌如泉原也○索隱曰張揖曰逢遇也喻其德盛若

遇泉原之流也又作峯讀胡廣曰自此已下論漢家之德也

沕滴漫衍旁魄四塞雲

專霧散

徐廣曰專音布

上暢九垓下汭八埏

徐廣曰音衍駟案漢書音義曰

暢達垓重也汭流也埏若八埏地之際也言其德上達於九重之天下流於地之八際也

懷生之類霑

濡浸潤協氣橫流武節飄逝邇陝游原迥闊泳

沫

漢書音義曰邇近原本也迥遠闊廣也泳浮也恩德比之於水近者游其原遠者浮其沫

首惡湮沒

闇昧昭哲

漢書音義曰始為惡者皆湮滅闇昧喻夷狄皆化

昆蟲凱澤回首

面內

韋昭曰面向也

然後囿騶虞之珍羣徼麋鹿之怪獸

漢書音義曰徼遮也麋鹿得其奇怪者謂獲白麟也

渠一莖六穗於苞

徐廣曰渠瑞禾也駟

案漢書音義曰謂嘉禾之米於苞厨以供祭祀○索隱曰鄭德云渠擇也說文嘉禾一名渠字林云禾一莖六穗謂之渠也

司馬相如

犧雙貉共抵之獸

徐廣曰抵音底駟案漢書音義曰犧性也貉角也底本也武帝獲白麟兩角共

一本因以爲性也

獲周餘珍收龜于岐

徐廣曰一作放龜駟案漢書音義曰餘珍得周鼎也岐水

名招翠黃乘龍於沼

漢書音義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也

呼之禮樂志曰紫黃湛河不下來余吾渥注水中出神馬故曰乘龍於沼○索隱曰服虔云乘龍四龍也翠黃孟說是也周書云

乘黃似孤背上兩角也

鬼神接靈囿實於間館

徐廣曰言至德與神明通接故

靈囿爲賓旅於閑館矣郭朴曰靈囿仙人名也

奇物譎詭倣儻窮變欽哉符

瑞臻茲猶以爲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杭

休之以燎

索隱曰杭舟也胡廣云武王渡河白魚入王舟俯取以燎隕墜之於舟中也

微夫斯

之爲符也以登介丘不亦慙乎

漢書音義曰介大丘山也言周以白魚爲

瑞登太山封禪不亦慙乎

進讓之道其何爽與

徐廣曰爽差異也駟案漢書音義曰進周

也讓漢也言周末可封禪為進漢可封禪而不封禪為於是

讓也○索隱曰爽猶差也言漢周進讓之道皆差也

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憊

上公也故先進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往初功

無與二休烈浹洽符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

見徐廣曰不但初顯符瑞而已蓋將終以封禪之事○索隱曰文穎云不獨一物初創見也胡廣云符瑞衆多應期相

繼而意者泰山梁父設壇場望幸蓋號以況榮

至也徐廣曰以況受上天之榮為名號○索隱曰案本或作望華蓋

華蓋星名在紫微大帝之上今言望聖帝之臨幸也義亦兩通

而孟康服虔注本皆幸下有華字而虞摯流別集則唯云幸幸

當是也於義亦通直以後人見幸下有蓋字又幸字似華故因

疑惑遂定華字使誤也文穎云蓋合也言考合前代之君揆

其榮而相比況以為號也大顏云蓋欲也言欲化功立號受

天之況賜榮名也於義為愜然其文云蓋詞義

典質又上與幸字連文致令有華蓋之謬也

上帝垂恩

司馬相如

諸社將以薦成

徐廣曰以衆瑞物初至封禪處薦之上天告成功也○索隱曰案漢書作慶成

義亦通也

陛下謙讓而弗發也挈三神之驩

徐廣曰挈猶言垂也駟案

韋昭曰挈缺也三神上帝泰山梁父也○索隱曰徐氏云挈猶垂非也應劭作絕李奇韋昭作缺意亦不遠三神如淳謂地祇天神山嶽也與韋不同缺王道之儀羣臣惡焉或謂且天爲

質闇珍符固不可辭

漢書音義曰言天道質昧以符瑞見意不可辭讓也

若然

辭之是泰山靡記而梁父靡幾也

漢書音義曰太山之上無所表

記梁父壇場無所庶幾○索隱曰案幾音異

亦各並時而榮咸濟世而屈

漢書音義曰屈絕之也言古帝王但作一時之榮畢代而絕也

說者尚何稱於後

徐廣曰若

無封禪之遺迹則榮盡於當時至於歷世之後人何所述

而云七十二君乎

索隱曰言古封

禪之帝王是各並時而榮貴盛有濟世之勲而屈者謂言抑屈摠不封禪使說者尚何稱述後代而云七十二君乎

夫

修德以錫符奉符以行事不為進越

索隱曰文穎云越踰也不

為奇進踰禮也

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

漢書音義曰款

誠也謁告之報誠也

勒功中嶽以彰至尊舒盛德發號榮受

厚福以浸黎民也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

者之不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雜薦

紳先生之略術使獲耀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

采錯事

徐廣曰錯音厝駟案漢書音義曰采官也使諸儒記功著業得觀日月末光殊絕之用以展其官職

設厝其事業者也

猶兼正列其義校飭厥文作春秋一藝

徐廣曰校一作袞袞猶拂也音廢也駟案漢書音義曰春秋者正天時列人事諸儒既得展事業因兼正天時列人事叙

述大義將襲舊六為七

韋昭曰今漢書增一仍舊六為七也

據之無窮

司馬相如

徐廣曰攄一作臚臚叙也○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

波蜚英聲騰茂實索隱曰胡廣曰飛揚英偉之聲騰馳茂盛之實也前聖之

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索隱曰案謂用此封禪也

宜命掌故悉奏其義而覽焉漢書音義曰掌故太史官屬主故事也於

是天子沛然改容曰愉乎朕其試哉乃遷思回

慮總公卿之議詢封禪之事詩大澤之博廣符

瑞之富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也下四章之頌也大澤之博謂自我天覆雲之油油廣符瑞之富謂斑斑

之獸以下三章言符瑞廣大富饒也乃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漢書

音義曰油油雲行貌孟子曰油然作雲沛然下雨甘露時雨歇壤可游滋液滲漉何

生不育徐廣曰滲音色蔭反○索隱曰案說文云滲漉水下流之貌也嘉穀六穗我

穡曷蓄

徐廣曰何所畜邪畜嘉穀

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濡

之記專獲之

徐廣曰古布字作專○索隱曰胡廣曰記普也言雨澤非偏於我普遍布散無所不獲也

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

韋昭曰名

山大山也顯位封禪也

君乎君乎侯不邁哉

索隱曰小顏云侯何也邁行也言君何不

行封禪般般之獸樂我君囿

索隱曰案般般文彩之貌也音班胡廣曰謂騶虞也

白

質黑章其儀可嘉收收睦睦君子之能

徐廣曰收音旻和貌

也能一作熊駟案漢書音義曰旻和穆敬言和且敬有似君子

蓋聞其聲今觀其來

厥塗靡蹤天瑞之徵

徐廣曰其所來路非有迹蓋自天降瑞不行而至也

茲亦

於舜虞氏以興

索隱曰文穎曰舜百獸率舞則騶虞亦在其中也

濯濯之麟

游彼靈時

漢書音義曰武帝祠五時獲白麟故言游靈時○索隱曰詩人云麀鹿濯濯注云濯濯嬉遊也

司馬相如

孟冬十月君徂郊祀馳我君輿帝以享祉三代

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索隱曰胡廣曰宛宛屈伸

也采色炫燿煢炳輝煌徐廣曰煢音晃輝音晃正陽顯見覺

寤黎烝索隱曰文穎云正陽陽明也謂南面受朝也於傳載之云受命所

乘索隱曰如淳曰書傳所載揆其比類以為漢土德黃龍為之應見之於成紀故云受命所乘也厥之有

章不必諄諄徐廣曰諄止純反告之丁寧駟案漢書音義曰天之所命表以符瑞章明其德不必諄諄

然有語依類記寓諭以封巒漢書音義曰寓寄也巒山言也

者披藝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荅聖

王之德兢兢翼翼也故曰興必慮衰安必思危

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祗舜在假典顧省厥

遺此之謂也

徐廣曰假大也

司馬相如既卒

徐廣曰元符五年

五歲

天子始祭后土八年而遂先禮中嶽

正義曰嵩高也

城縣西北二十里

封于太山

正義曰在兗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

至梁父禪肅然

徐廣曰小山在泰山下趾東北

相如他所著若遺平陵侯書

徐廣曰蘇建也

與五公子相難草木書篇不采采其尤著公卿

者云

太史公曰春秋推見至隱

韋昭曰推見事至於隱諱謂若晉文召天子經言付

何陽之屬○索隱曰李奇曰隱猶微也言其義彰而文微若隱公見弑而經不書諱之也

易本隱之以

顯

韋昭曰易本隱微妙出為人事乃顯著也○索隱曰虞喜志林曰春秋以人事通天道是推見至隱也易以天道接

人事索隱以之明顯也

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

韋昭曰先言王

司馬相如

公大人之德乃後及衆庶也○索隱曰張揖曰謂文王公劉在位大人之德下及衆民者也小雅譏小

已之得失其流及上韋昭曰小雅云人志缺小先道已之憂苦其流乃及上政之得失者

○索隱曰張揖云已詩人自謂也已小雅譏已得失及之於上也詩流言以諷其上也故詩緯云小雅譏已得失及之於上也

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

說然其要歸引之節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揚

雄以爲靡麗之賦勸百風一猶馳騁鄭衛之聲

曲終而奏雅不已虧乎余采其語可論者著于

篇

索隱述贊曰

相如縱誕

竊貨卓氏

其學無方

其才足倚 子虛過吒 上林非侈

駟馬還邛 百金獻伎 惜哉封禪

遺文悼爾

史玖阡貳佰肆拾伍字

注萬捌阡捌佰貳拾字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史記一百二十七

司馬相如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史記一百一十八

淮南厲王長者高祖少子也其母故趙王張敖

美人高祖八年從東垣過趙

正義曰趙張耳所都今邢州也

趙王

獻之美人厲王母得幸焉有身趙王敖弗敢內

宮爲築外宮而舍之及貫高等謀反栢人事發

覺并逮治王盡收捕王母兄弟美人繫之河內

厲王母亦繫告吏曰得幸上有身吏以聞上上

方怒趙王未理厲王母厲王母弟趙兼因辟陽

侯言呂后呂后妬弗肯白辟陽侯不彊爭及厲

王母已生厲王恚即自殺吏奉厲王詣上上海

正義曰梅不
理厲王母

令吕后母之而葬厲王母貞定貞定

厲王母之家在焉父世縣也

索隱曰案漢書作母家
縣謂父祖代居貞定也

高祖十一年十月淮南王黥布反立子長爲淮

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

徐廣曰九江廬
江衡山豫章也

上自將

兵擊滅布厲王遂即位厲王蚤失母常附吕后

孝惠吕后時以故得幸無患害而常心怨辟陽

侯弗敢發及孝文帝初即位淮南王自以爲最

親驕蹇數不奉法上以親故常寬赦之三年入

朝甚橫從上入苑囿獵與上同車常謂上大兄

厲王有材力力能扛鼎乃往請辟陽侯辟陽侯

出見之即自袖鐵椎推辟陽侯

索隱曰漢書作輿金椎推之案信陵君使

朱亥袖四十斤鐵鎚也

今從者魏敬到之

正義曰刑古鼎反刑謂刺刑

厲王

乃馳走闕下肉袒謝曰臣母不當坐趙事其時辟陽侯力能得之吕后弗爭罪一也趙王如意子母無罪吕后殺之辟陽侯弗爭罪二也吕后王諸吕欲以危劉氏辟陽侯弗爭罪三也臣謹為天下誅賊臣辟陽侯報母之仇謹伏闕下請罪孝文傷其志為親故弗治赦厲王當是時薄太后及太子諸大臣皆憚厲王厲王以此歸國益驕恣不用漢法出入稱警蹕稱制自為法令

擬於天子六年令男子但等七十人與棘蒲侯

柴武太子奇謀以輦車四十乘徐廣曰大車駕馬曰輦音已足反反

谷口漢書音義曰谷口在長安北故縣也處多險阻○正義曰括地志云谷口故城在雍州醴泉縣東北四十里漢

谷口縣也令人使閩越匈奴事覺治之使使召淮南

王淮南王至長安丞相臣張倉典客臣馮敬行

御史大夫事宗正臣逸廷尉臣賀備盜賊中尉

臣福昧死言淮南王長廢先帝法不聽天子詔

居處無度爲黃屋蓋乘輿出入擬於天子擅爲

法令不用漢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爲丞相

聚收漢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與居爲治家室

賜其財物爵祿田宅爵或至關內侯奉以二千

石所不當得欲以有為如淳曰賜亡畔來者如賜其國二千石也贊曰奉以二千

石之大夫但張晏曰大夫姓也上云男子但明其姓大夫也秩祿

大夫但張晏曰官為大夫名但者也○索隱曰張晏云大夫姓非也案上文云男子但此云大

夫但及士五開章則知大夫是官也士五開章等七十人

如淳曰律有罪失官爵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徐廣曰棘蒲侯

稱士伍者也開章名與棘蒲侯太子奇謀反徐廣曰棘蒲侯

柴武以文帝後元年卒謚剛欲以危宗廟社稷使開

章陰告長與謀使閩越及匈奴發其兵開章之

淮南見長長數與坐語飲食為家室娶婦以二

千石俸奉之開章使人告但已言之王春使使

報但等吏覺知使長安尉奇等往捕開章長匿

不予與故中尉簡忌謀殺以閉口

索隱曰簡姓也音姦嚴助傳則

作間忌字音亦同○正義曰謀殺開章以閉絕謀反之口也

為棺槨衣衾葬之肥陵

邑

正義曰括地志云肥陵故縣在壽州安豐縣東六十里在故六城東北百餘里

謾吏曰不知

安在

索隱曰謾音慢慢誰也實葬肥陵訐云不知處按肥陵地名在肥水之上

又佯聚土樹

表其上曰開章死埋此下及長身自賊殺無罪

者一人令吏論殺無罪者六人為命棄市罪詐

捕命者以除罪

晉灼曰亡命者當棄市而王藏之誅擅捕不命者而言命以脫命者之罪

罪人罪人無告劾繫治城旦舂以上十四人赦

免罪人死罪十八人城旦舂以下五十八人賜

人爵關內侯以下九十四人前日長病陛下憂

苦之使使者賜書棗脯長不欲受賜不肯見拜
使者南海民處廬江界中者反淮南吏卒擊之
陛下以淮南民貧苦遣使者賜長帛五千匹以
賜吏卒勞苦者長不欲受賜謾言曰無勞苦者
南海民王織上書獻璧皇帝已擅燔其書不以

聞

文穎曰
忌簡忌

吏請召公忌長不遣謾言曰已病春又

請長願入見長怒曰女欲離我自附漢長當棄
市臣請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與列
侯二千石議臣倉臣敬臣逸臣福臣賀昧死言
臣謹與列侯吏二千石臣嬰等四十三人議皆

曰長不奉法度不聽天子詔乃陰聚徒黨及謀反者厚養亡命欲以有為臣等議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於王其赦長死罪廢勿王臣倉等昧死言長有大死罪陛下不忍致法幸赦廢勿王臣請處蜀郡嚴道邛郵徐廣曰嚴道有邛犍九折阪又有邛置駟案張晏曰嚴道蜀郡縣○索隱曰縣有蠻夷曰道嚴道有邛來山有邛置故曰嚴道邛郵也遣其子母從居索隱曰案樂彥云妾媵之有子者從去也縣為築室蓋家室皆廩食給薪菜鹽豉炊食器席蓐臣等昧死請請布告天下制曰計食長給肉日五斤酒二斗令故美人才人得幸者十人從居他可索隱曰謂它事可其制也盡誅所

與謀者於是乃遣淮南王載以輜車令縣以次
傳是時袁盎諫上曰上素驕淮南王弗爲置嚴
傳相以故至此且淮南王爲人剛今暴摧折之
臣恐卒逢霧露病死陛下爲有殺弟之名奈何
上曰吾特苦之耳今復之縣傳淮南王者皆不
敢發車封漢書音義曰檻車有檻封也淮南王乃謂侍者曰誰
謂乃公勇者索隱曰乃汝也汝公淮南王自謂也吾安能勇吾以驕
故不聞吾過至此人生一世間安能邑邑如此
乃不食死至雍正義曰今岐州雍縣也雍令發封以死聞上
哭甚悲謂袁盎曰吾不聽公言卒亡淮南王盎

曰不可奈何願陛下自寬上曰爲之奈何蓋曰

獨斬丞相御史以謝天下乃可索隱曰案劉氏云袁盎此言亦太過也

上即令丞相御史遂考諸縣傳送淮南王不發

封餽侍者皆棄市乃以列侯葬淮南王於雍守

冢三十戶孝文八年上憐淮南王淮南王有子

四人皆七八歲乃封子安爲阜陵侯子勃爲安

陽侯子賜爲周陽侯子良爲東成侯孝文十二

年民有作歌歌淮南厲王曰一尺布尚可縫一

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漢書音義曰尺布斗粟猶尚不

棄況於兄弟而更相逐乎墳曰一尺布尚可縫而共衣上

淮南王

聞之乃歎曰堯舜放逐骨肉

正義曰帝系云堯黃帝之後舜顓頊之後四凶

之內有承黃帝顓頊者而堯舜竄之故放逐骨肉耳四凶者共工三苗伯鯀及驩兜皆堯舜之同姓故云骨肉也

周

公殺管蔡天下稱聖何者不以私害公天下豈

以我為貪淮南王地邪乃徙城陽王王淮南故

地

徐廣曰景王章之子

而追尊謚淮南王為厲王

正義曰謚法云暴慢無親

厲王置園復如諸侯儀孝文十六年徙淮南王喜

復故城陽

索隱曰故城陽景王章子也

上憐淮南厲王廢法不

軌自使失國蚤死乃立其三子阜陵侯安為淮

南王安陽侯勃為衡山王周陽侯賜為廬江王

皆復得厲王時地參分之東城侯良前薨死無後

也孝景三年吳楚七國反吳使者至淮南淮南
王欲發兵應之其相曰大王必欲發兵應吳臣
願爲將王乃屬相兵淮南相已將兵因城守不
聽王而爲漢漢亦使曲城侯徐廣曰曲城侯姓蟲名捷其父名逢高祖功臣
將兵救淮南淮南以故得完吳使者至廬江廬
江王弗應而往來使越吳使者至衡山衡山王
堅守無二心孝景四年吳楚已破衡山王朝上
以爲貞信乃勞苦之曰南方卑溼徙衡山王王
濟北所以褒之及薨遂賜謚爲貞王廬江王邊
越數使使相交故徙爲衡山王王江北淮南王

如故

淮南王安爲人好讀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拊循百姓流譽天下時時怨望厲王死時欲畔逆未有因也及建元二年淮南王入朝素善武安侯武安侯時爲太尉乃逆王霸上與王語曰方今上無太子大王親高皇帝孫正義曰漢書云武帝以安屬爲諸侯行仁義天下莫不聞即宮車一日晏駕非大王當誰立者淮南王大喜厚遺武安侯金財物陰結賓客索隱曰淮南要略云養士數千高材者八人蘇拊循百姓爲畔逆事建元

非李尚左吳田由雷被伍被毛被晉昌號曰八公

拊循百姓爲畔逆事建元

六年彗星見淮南王心怪之或說王曰先吳軍起時彗星出長數尺然尚流血千里今彗星長竟天天下兵當大起王心以爲上無太子天下有變諸侯並爭愈益治器械攻戰具積金錢賂遺郡國諸侯游士奇材諸辨士爲方略者妄作妖言諂諛王王喜多賜金錢而謀反滋甚淮南王有女陵慧有口辯王愛陵常多予金錢爲中訶長安

徐廣曰訶伺候采察之名也音空政反安平侯鄂千秋玄孫伯與淮南王女陵通而中絕又遺淮南王

書稱臣盡力故棄市○索隱曰鄧展曰訶捕也孟康曰訶音偵西方人以反間爲偵劉氏及包愷並音丑政反服虔云偵也

約結上左右元朔三年上賜淮南王几杖

不朝淮南王王后荼王愛幸之王后生太子遷

遷取王皇太后外孫脩成君女為妃應劭曰王太后先適金氏

也女王謀為反具畏太子妃知而內泄事乃與太

子謀令詐弗愛三月不同席王乃詳為怒太子

閉太子使與妃同內三月太子終不近妃妃求

去王乃上書謝歸去之王后荼太子遷及女陵

得愛幸王擅國權侵奪民田宅妄致繫人徐廣曰一

云歐元朔五年太子學用劍自以為為人莫及聞郎

中雷被巧索隱曰案巧者謂善用劍也乃召與戲被一再辭讓

誤中太子索隱曰樂彥云初一讓王至二讓後太子怒遂不讓故云一再讓而誤中太子也

被恐此時有欲從軍者輒詣京師被即願奮擊

匈奴太子遷數惡被於王王使郎中令斥免欲

以禁後正義曰言斥免郎中令官而令後人不敢效也被遂亡至長安上

書自明詔下其事廷尉河南正義曰雷被告章下廷尉及河南共治之河

南治逮淮南太子正義曰逮謂追赴河南也王王后計欲無遣

太子遂發兵反計猶豫十餘日未定會有詔即

訊太子索隱曰案樂彥云即就淮南案之不逮詣河南也當是時淮南相怒

壽春丞留太子逮不遣如淳曰丞主刑獄囚徒丞順王意不遣太子應逮書効不

敬王以請相相弗聽王使人上書告相事下廷

尉治蹤跡連王王使人候伺漢公卿公卿請逮

淮南王安

捕治王王恐事發太子遷謀曰漢使即逮王王

令人衣衛士衣持戟居庭中王旁有非是則刺

殺之臣亦使人刺殺淮南中尉乃舉兵未晚是

時上不許公卿請而遣漢中尉宏即訊驗王

曰案百官表云宏姓殷也王聞漢使來即如太子謀計漢中尉

至王視其顏色和訊王以斥雷被事耳王自度

無何如淳曰無何罪不發中尉還以聞公卿治者曰淮南

王安擁關奮擊匈奴者雷被等廢格明詔當棄

市索隱曰崔浩云詔書募擊匈奴而被壅遏應募者漢律所謂發格案如淳注梁孝王傳云謂岐閣不行也音各詔

弗許公卿請發勿王詔弗許公卿請削五縣詔

削五縣使中尉宏赦淮南王罪罰以削地中尉
入淮南界宣言赦王王初聞漢公卿請誅之未
知得削地聞漢使來恐其捕之乃與太子謀刺
之如前計及中尉至即賀王王以故不發其後
自傷曰吾行仁義見削其地然淮南王削地
之後其為反謀益甚諸使道從長安來為妄妖
言索隱曰如淳曰道猶言路由長安來姚丞云道或作從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
即言漢廷治有男王怒以為妄言非也王日夜
與伍被漢書曰伍被楚人或被言其先伍子胥後左吳等案輿地圖蘇林曰輿
猶盡載之意○索隱曰志林云輿地圖漢家所畫非出遠也部署有兵所從入王曰上

無太子宫車即晏駕廷臣必徵膠東王不即常

山王

徐廣曰皆景帝子也

諸侯並爭吾可以無備乎且吾高

祖孫親行仁義陛下遇我厚吾能忍之萬世之後吾寧能北面臣事豎子乎王坐東宮召伍被與謀曰將軍上被悵然曰上寬赦大王王復安得此亡國之語乎臣聞子胥諫吳王吳王不用乃曰臣今見麋鹿游姑蘇之臺也今臣亦見宮中生荆棘露索沾衣也王怒繫伍被父母囚之三月復召曰將軍許寡人乎被曰不直來爲大王畫耳臣聞聰者聽於無聲明者見於未形故聖

人萬舉萬全昔文王一動而功顯于千世列爲
三代此所謂因天心以動作者也故海內不期
而隨此千歲之可見者夫百年之秦近世之吳
楚亦足以喻國家之存亡矣臣不敢避子胥之
誅願大王母爲吳王之聽昔秦絕先王之道殺
術士燔詩書棄禮義尚詐力任刑罰轉負海之
粟致之西河當是之時男子疾耕不足於糟糠
女子紡績不足於蓋形遣蒙恬築長城東西數
千里暴兵露師常數十萬死者不可勝數僵尸
千里流血頃畝百姓力竭欲爲亂者十家而五

又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還爲僞辭曰臣見海中大神言曰汝西皇之使邪臣荅曰然汝何求曰願請延年益壽藥神曰汝秦王之禮薄得觀而不得取即從臣東南至蓬萊山見芝成宮闕有使者銅色而龍形光上照天於是臣再拜問曰宜何資以獻海神曰以令名男子若振女

徐廣

曰西京賦曰振子萬童駟案薛綜曰振子童男女

與百工之事即得之矣秦

皇帝大詭遣振男女三千人資之五穀種種百

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廣澤止王不來

正義曰括地志云亶州在

東海中秦始皇遣徐福將童男女遂止此州其後復有數州萬家其上有至會稽市易者闕文

於是百

姓悲痛相思欲爲亂者十家而六又使尉佗踰五嶺攻百越尉佗知中國勞極止王不來使人上書求女無夫家者三萬人以爲士卒衣補秦皇帝可其萬五千人於是百姓離心瓦解欲爲亂者十家而七客謂高皇帝曰時可矣高皇帝曰待之聖人當起東南間不一年陳勝吳廣發矣高皇始於豐沛一倡天下不期而響應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謂蹈瑕候間因秦之亡而動者也百姓願之若旱之望雨故起於行陳之中而立爲天子功高三王德傳無窮今大王見高皇

帝得天下之易也獨不觀近世之吳楚乎夫吳

王賜號爲劉氏祭酒

應劭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稱祭酒尊也

復不朝王

四郡之衆地方數千里內鑄消銅以爲錢東煮海水以爲鹽上取江陵木以爲船一船之載當中國數十兩車國富民衆行珠玉金帛賂諸侯宗室大臣獨竇氏不與計定謀成舉兵而西破於大梁敗於狐父

徐廣曰在梁陽之間

奔走而東至於丹徒越

人禽之身死絕祀爲天下笑夫以吳越之衆不能成功者何誠逆天道而不知時也方今大王之兵衆不能十分吳楚之一天下安寧有萬倍

於吳楚之時願大王從臣之計大王不從臣之
計今見大王事必不成而語先泄也臣聞微子
過故國而悲於是作麥秀之歌是痛紂之不用
王子比干也故孟子曰紂貴爲天子死曾不若
匹夫是紂先自絕於天下久矣非死之日而天
下去之今臣亦竊悲大王棄千乘之君必且賜
絕命之書爲羣臣先死於東宮也如淳曰王時所居也於是
王氣怨結而不揚涕滿匡而橫流即起歷階而
去王有孽子不害最長王弗愛王王后太子皆
不以爲子兄數如淳曰不以爲子兄秩數不害有子建材高有

氣常怨望太子不省其父

服虔曰不省錄著兄弟數中

又怨時

諸侯皆得分子弟爲侯而淮南獨二子一爲太子建父獨不得爲侯建陰結交欲告敗太子以其父代之太子知之數捕繫而榜笞建建具知太子之謀欲殺漢中尉即使所善壽春莊芷

索隱

曰漢書作嚴正

以元朔六年上書於天子曰毒藥苦於口

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於行今淮南王孫建材能高淮南王王后荼荼子太子遷常疾害建建父不害無罪擅數捕繫欲殺之今建在可徵問具知淮南陰事書聞上以其事下廷尉廷尉下

河南治是時故辟陽侯孫審卿善丞相公孫弘
怨淮南厲王殺其大父乃深購淮南事於弘弘
乃疑淮南有畔逆計謀深窮治其獄河南治建
辭引淮南太子及黨與淮南王患之欲發問伍
被曰漢廷治亂伍被曰天下治王意不說謂伍
被曰公何以言天下治也被曰被竊觀朝廷之
政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皆
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綱未有所
缺也重裝富賈周流天下道無不通故交易之
道行南越賓服羗棘入獻東甌入降廣長榆

淳如

曰廣謂拓大之也長榆塞名王恢所謂樹榆爲塞

開朔方匈奴折翅傷翼失

援不振雖未及古太平之時然猶爲治也王怒被謝死罪王又謂被曰山東即有兵漢必使大將軍將而制山東公以爲大將軍何如人也被曰被所善者黃義從大將軍擊匈奴還告被曰大將軍遇士大夫有禮於士卒有恩衆皆樂爲之用騎上下山若蜚材幹絕人被以爲材能如此數將習兵未易當也及謁者曹梁使長安來言大將軍號令明當敵勇敢常爲士卒先休舍穿井未通須士卒盡得水乃敢飲軍罷卒盡已

渡河乃度皇太后所賜金帛盡以賜軍吏雖古
名將弗過也王默然淮南王見建已徵治恐國
陰事且覺欲發被又以為難乃復問被曰公以
為吳興兵是邪非也被曰以為非也吳王至富
貴也舉事不當身死丹徒頭足異處子孫無遺
類徐廣曰一作
噍音寂笑反臣聞吳王悔之甚願王孰慮之無
為吳王之所悔王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徐
廣
曰一本無此言字駟案張晏曰不成則死
一計耳瓚曰或有一言之云以死執之矣且吳何知反
瓚曰言吳王不知舉兵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
索隱曰案知猶解也
餘人如淳曰言吳不塞成臯
口而令漢將得出之今我令樓緩漢書直
云緩無

樓字樓緩乃六國時人疑此後人所益也
李奇曰緩似人姓名韋昭曰淮南臣名
先要成臯之

口

正義曰成臯故在河南滎水縣東南二里

周被下潁川兵塞環轅伊闕

之道

正義曰轅轅故關在河南緱氏縣南四十里伊闕故關在河南縣南十九里

陳定發南

陽兵守武關

正義曰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里春秋時闕文

河南太守

獨有雒陽耳何足憂然此北尚有臨晉關河東

上黨與河內趙國人言曰絕成臯之口天下不

通據三川之險

正義曰即成臯關也

招山東之兵舉事如

此公以為何如被曰臣見其禍未見其福也王

曰左吳趙賢朱驕如皆以為有禍什事九成公

獨以為有禍無福何也被曰大王之羣臣近幸

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餘無可用者王曰陳
勝吳廣無立錐之地千人之聚起於大澤奮臂
大呼而天下響應西至於戲而兵百二十萬今
吾國雖小然而勝兵者可得十餘萬非直適戍
之衆鐵鑿棘矜也徐廣曰大鑿謂之剗音五哀反或是
鐵乎。索隱曰劉氏鐵音吾裏反鑿
音自各反又鐵
鄒音機鑿音廉公何以言有禍無福被曰往者秦
爲無道殘賊天下興萬乘之駕作阿房之宮收
太半之賦發閭左之戍正義曰閭左邊不役
之民秦則役之也父不
寧子兄不便弟政苛刑峻天下熬然若焦索隱
曰即
消民皆引領而望傾耳而聽悲號仰天叩心而

怨上故陳勝大呼天下響應當今陛下臨制天
下一齊海內汎愛蒸庶布德施惠口雖未言聲
疾雷霆令雖未出化馳如神心有所懷威動萬
里下之應上猶影響也而大將軍材能不特章
邯楊熊也大王以陳勝吳廣諭之被以爲過矣
王曰苟如公言不可徵幸邪被曰被有愚計王
曰奈何被曰當今諸侯無異心百姓無怨氣朔
方之郡田地廣水草美民徙者不足以實其地
臣之愚計可僞爲丞相御史請書徙郡國豪傑
任俠及有耐罪以上

應劭曰輕罪不至於髡完其耐鬚
故曰耐字與多髮膚之意蘇林以

為法度之字皆從寸後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淳曰律耐為司寇耐為鬼薪白粲耐猶任也蘇林曰一歲為罰作二歲刑已上為耐耐能任其罪

赦令除其罪產五十萬以上者皆徙其

家屬朔方之郡益發甲卒急其會日又偽為左

右都司空上林中都官詔獄逮書諸侯太子幸

臣

晉灼曰百官表宗正有左右都司空上林有水司空皆主囚徒官也

如此則民怨諸侯

懼即使辯武

徐廣曰淮南人名士曰武

隨而說之儻可徵幸

什得一乎王曰此可也雖然吾以為不至若此

於是王乃令官奴入宮作皇帝璽丞相御史大

將軍軍吏中二千石都官令丞印及旁近郡太

守都尉印漢使節法冠

蔡邕曰法冠楚王冠也秦威楚以其君冠賜御史○索隱

曰崔浩云一名獬豸冠也欲如伍被計使人偽得罪而西蘇林曰詐

作罪人而西也事大將軍丞相一日發兵如淳曰發淮南兵也。索隱曰崔浩

曰一日猶一朝使人即刺殺大將軍青而說丞相卒然無定時也

下之如發蒙耳如淳曰以物蒙覆其頭而為發去其耳欲之耳韋昭曰如蒙巾發之甚易王

欲發國中兵恐其相二千石不聽王乃與伍被

謀先殺相二千石偽失火宮中相二千石救火至

即殺之計未決又欲令人衣求盜衣漢書音義曰卒衣也持

羽檄從東方來呼曰南越兵入界欲因以發兵

乃使人至廬江會稽為求盜未發王問伍被曰

吾舉兵西鄉諸侯必有應我者即無應奈何被

曰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雒之

城

徐廣曰在江夏駟案蘇林曰下雒縣名○索隱曰雒音全爾反縣名在江南

結九江之浦絕

豫章之口

正義曰即彭蠡湖口北流出大江者

彊弩臨江而守以禁

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

正義曰江都揚州也○會稽蘇州也

南通

勁越屈彊江淮間猶可得延歲月之壽王曰善

無以易此急則走越耳於是廷尉以王孫建辭

連淮南王太子遷聞上遣廷尉監因拜淮南中

尉逮捕太子至淮南淮南王聞與太子謀召相

二千石欲殺而發兵召相相至內史以出爲解

中尉曰臣受詔使不得見王王念獨殺相而內

史中尉不來無益也即罷相王猶豫計未決太
子念所坐者謀刺漢中尉所與謀者已死以爲
口絕乃謂王曰羣臣可用者皆前繫今無足與
舉事者王以非時發恐無功臣願會逮王亦偷
欲休

徐廣曰偷苟且也

即許太子太子即自剄不殊

晉灼曰不殊不

死伍被自詣吏因告與淮南王謀反反蹤跡具

如此吏因捕太子王后圍王宮盡求捕王所與
謀反賓客在國中者索得反具以聞上下公卿
治所連引與淮南王謀反列侯二千石豪傑數
千人皆以罪輕重受誅衡山王賜淮南王弟也

當坐收有司請逮捕衡山王天子曰諸侯各以其國爲本不當相坐與諸侯王列侯會肄丞相諸侯議

徐廣曰詣都座就丞相共議也。索隱曰案肄習也音異。

趙王彭祖列侯

臣讓等四十三人議皆曰淮南王安甚大逆無道謀反明白當伏誅膠西王臣端議曰淮南王安廢法行邪懷詐僞心以亂天下熒惑百姓倍畔宗廟妄作妖言春秋曰臣無將將而誅安罪重於將謀反形已定臣端所見其書節印圖及他逆無道事驗明白甚大逆無道當伏其法而論國吏二百石以上及比者

徐廣曰比吏而非真。

宗室近幸

臣不在法中者不能相教當皆免削削爵爲士

伍母得官爲吏其非吏他贖死金二斤八兩

蘇林

曰非吏故曰他以章臣安之罪使天下明知臣子之道毋

敢復有邪僻倍畔之意丞相弘廷尉湯等以聞

天子使宗正以符節治王未至淮南王安自剄

殺

徐廣曰即位凡四十二年元符元年十月死

王后荼太子遷諸所與謀

反者皆族天子以伍被雅辭多引漢之美欲勿

誅廷尉湯曰被首爲之畫反謀被罪無赦遂誅

被國除爲九江郡

徐廣曰又爲六安國以陳縣爲都

衡山王賜王后乘舒

正義曰衡山王后名也

生子三人長男

爽爲太子次男孝次女無采又姬徐來生子男
女四人美人厥姬生子二人衡山王淮南王兄
弟相責望禮節間不相能衡山王聞淮南王作
爲畔逆反具亦心結賓客以應之恐爲所并元
光六年衡山王入朝其謁者衛慶有方術欲上
書事天子王怒故劾慶死罪彊榜服之衡山內
史以爲非是卻其獄王使人上書告內史內史
治言王不直王又數侵奪人田壞人家以爲田
有司請逮治衡山王天子不許爲置吏二百石
以上如淳曰漢儀注吏四百石已下自
調除國中今王惡天子皆爲置之衡山王以此

恚與奚慈張廣昌謀求能爲兵法候星氣者日

夜從容王密謀反事

徐廣曰密豫作計校

王后乘舒死立

徐來爲王后厭姬俱幸兩人相妬厭姬乃惡王
后徐來於太子曰徐來使婢蠱道殺太子母太
子心怨徐來徐來兄至衡山太子與飲以刃刺
傷王后兄王后怨怒數毀惡太子於王太子女
弟無采嫁棄歸與奴妬又與客妬太子數讓無
采無采怒不與太子通王后聞之即善遇無采
無采及中兄孝少失母附王后王后以計愛之
與其毀太子王以故數擊詈太子元朔四年中

人有賊傷王后假母者

漢書音義曰傳母屬

王疑太子使人

傷之笞太子後王病太子時稱病不侍孝王后無采惡太子太子實不病自言病有喜色王大怒欲廢太子立其弟孝王后知王決廢太子又欲并廢孝王后有侍者善舞王幸之王后欲令侍者與孝亂以汙之欲并廢兄弟而立其子廣代太子太子爽知之念后數惡已無已時欲與亂以止其口王后飲太子前爲壽因據王后股求與王后卧王后怒以告王王乃召欲縛而笞之太子知王常欲廢已立其弟孝乃謂王曰孝

與王御者姦無采與奴姦王彊食請上書即倍
王去王使人止之莫能禁乃自駕追捕太子太
子妄惡言王械繫太子宫中孝日益親幸王奇
孝材能乃佩之王印號曰將軍令居外宅多給
金錢招致賓客賓客來者微知淮南衡山有逆
計日夜從容勸之王乃使孝客江都人救赫陳
喜作輶車鏃矢

徐廣曰輶車戰車也音扶萌反○索隱
曰救漢書作枚劉向別錄云易家有救

民之法也

刻天子爾王將相軍吏印王日夜求壯士如周

丘等數稱引吳楚反時計畫以約束衡山王非
敢效淮南王求即天子位畏淮南起并其國以

爲淮南已西發兵定江淮之間而有之望如是
元朔五年秋衡山王當朝六年過淮南淮南王
乃昆弟語除前卻約束反具衡山王即上書謝
病上賜書不朝元朔六年中衡山使人上書請
廢太子爽立孝爲太子爽聞即使所善白羸之
長安上書索隱曰羸音盈人姓名也言孝作輶車鏃矢與王御
者姦欲以敗孝白羸至長安未及上書吏捕羸
以淮南事繫至聞爽使白羸上書恐言國陰事
即上書反告太子爽所爲不道棄市罪事事下
沛郡治元朔七年冬有司公卿下沛郡求捕所

與淮南謀反者未得得陳喜於衡山王子孝家
吏劾孝首匿喜孝以爲陳喜稚數與王計謀反
恐其發之聞律先自告除其罪又疑太子使白
羸上書發其事即先自告告所與謀反者救赫
陳喜等廷尉治驗公卿請逮捕衡山王治之天

子曰勿捕遣中尉安

索隱曰按漢書表司馬安也

大行息

索隱曰案

漢書表

即問王王具以情實對吏皆圍王宮而守

之中尉大行還以聞公卿請遣宗正大行與沛
郡雜治王王聞即自剄殺孝先自告反除其罪
坐與王御婢姦棄市王后徐來亦坐蠱殺前王

后乘舒及太子爽王告不孝皆棄市諸與衡山王謀反者皆族國除爲衡山郡

太史公曰詩之所謂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信哉是也淮南衡山親爲骨肉疆土千里列爲諸侯不務遵蕃臣職以承輔天子而專挾邪僻之計謀爲畔逆仍父子再亡國各不終其身爲天下笑此非獨王過也亦其俗薄臣下漸靡使然也夫荆楚僞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

索隱述贊曰

淮南多橫 舉事非正 天子寬仁

其過不更 輶車致禍 斗粟成詠
王安好學 女陵作詗 兄弟不和
傾國殞命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史記一百一十八

衡山王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索隱曰謂本法循理之吏也

史記一百一十九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
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曾亂也奉職
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

孫叔敖者

正義曰說苑云孫叔敖爲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麤衣冠白冠後來弔曰有身貴

而驕人者民亡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叔敖再拜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楚之處士也虞丘相
慎不取君謹守此三者足以治楚

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爲楚相施教導
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

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

徐廣曰東多水時而出材

^竹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爲幣輕更

以小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

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如此幾何頃

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

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敝以爲輕今市令來

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

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

好庫車

索隱曰庫下也音婢

王以爲庫車不便馬欲下令使

高之相曰今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

車臣請教問里使高其梱

索隱曰梱門限也音口本反

乘車者

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

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

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而不喜知其材

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己之罪也

皇覽曰孫叔

敖冢在南郡江陵故城中曰土里民傳孫叔敖曰葬我廬江

陂後當為萬戶邑去故楚都郢城北二十里所或曰孫叔敖

激沮水作雲夢大澤之池也

索隱曰按有管晏列傳其國

子產者鄭之列大夫也

索隱曰按有管晏列傳其國

合著在管晏之下不宜散入循吏之篇鄭昭君之時以所愛徐摯為相

索隱曰按鄭系家云子產鄭成公之少子事簡公定公封以六邑子產不事昭君亦無徐摯作相之事抑別有所出太史

記異耳

國亂上下不親父子不和大宮子期言之

君以子產為相

索隱曰子期亦鄭之公子也左傳國語亦無其說按系家鄭相子西子駟之子

與子產同時蓋亦子期之兄弟也

為相一年豎子不戲狎斑白不提

挈僮子不犁畔二年市不豫賈

索隱曰賈音價謂臨時評其貴賤不豫定

賈

三年門不夜關

徐廣曰一作閑

道不拾遺四年田器

不歸五年士無尺籍

正義曰言士民無一尺方板之籍書什伍什伍相保也

喪

期不令而治治鄭二十六年而死丁壯號哭老

人兒啼曰子產去我死乎民將安歸

皇覽曰子產冢在河南新

鄭城外大冢是也○索隱曰按左傳及系家云子產死孔子泣曰子產古之遺愛也又韓詩緝子產卒鄭人耕者輟耒婦

人損其佩玦也

子產

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弟爲魯相奉法循理
無所變更百官自正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
利受大者不得取小客有遺相魚者相不受客
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
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
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
棄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
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石奢者楚昭王相也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
道有殺人者相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而還自

繫焉使人言之王曰殺人者臣之父也夫以父
立政不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臣罪當死王曰
追而不及不當伏罪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
其父非孝子也不奉主法非忠臣也王赦其罪
上惠也伏誅而死臣職也遂不受令自刎而死

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

正義曰理獄官也

過聽殺人自拘

當死文公曰官有貴賤罰有輕重下吏有過非
子之罪也李離曰臣居官爲長不與吏讓位受
祿爲多不與下分利今過聽殺人傳其罪下吏
非所聞也辭不受令文公曰子則自以爲有罪

寡人亦有罪邪李離曰理有法失刑則刑失死則死公以臣能聽微決疑索隱曰言能聽察微理以聽察獄詞氣色耳目也又尚書曰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是也故使爲理今過聽殺

人罪當死遂不受令伏劍而死

太史公曰孫叔敖出一言郢市復子產病死鄭民號哭公儀子見好布而家婦逐石奢縱父而死楚昭名立李離過殺而伏劍晉文以正國法索隱述贊曰

奉職循理

爲政之先

恤人體國

良史述焉

叔孫鄭產

自昔稱賢

拔葵一利 赦父非僇 李離伏劒
爲法而然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史記一百二十九

循吏

汲黯列傳第六十

史記一百二十

汲黯字長孺濮陽人也其先有寵於古之衛君

文穎曰六國時衛但稱君

至黯七世世為卿大夫黯以父任孝

景時為太子洗馬以莊見憚

索隱曰莊者嚴也謂嚴威也自漢明帝諱莊故

已後莊皆云嚴

孝景帝崩太子即位黯為謁者東越相攻

上使黯往視之不至至吳而還報曰越人相攻

固其俗然不足以辱天子之使河內失火延燒

千餘家上使黯往視之還報曰家人失火屋比

延燒

索隱曰比音鼻

不足憂也臣過河南河南貧人傷

水旱萬餘家或父子相食臣謹以便且持節發

河南倉粟以振貧民臣請歸節伏矯制之罪上
 賢而釋之遷為滎陽令黯恥為令病歸田里上
 聞乃召拜為中大夫以數切諫不得久留內遷
 為東海太守黯學黃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靜
 擇丞史而任之如淳曰律太守都尉諸侯內史史各一人
 卒史書佐各十人今摠言丞史或以
 為擇郡丞及史使任之鄭當時為大農推官屬丞史亦是也其治責大指而已不
 苛小黯多病卧閨閣內不出歲餘東海大治稱
 之上聞召以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務在無
 為而已弘大體不拘文法黯為人性倨少禮面
 折不能容人之過合己者善待之不合己者不

汲黯

能忍見士亦以此不附焉然好學游俠任氣節
內行脩絜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常慕傳柏表
盜之爲人也

應劭曰傳柏梁人爲孝王將素伉直○索隱曰傳音付人姓柏名

善灌夫

鄭當時及宗正劉棄

徐廣曰一云名棄疾○索隱曰漢書見名棄疾

亦以數

直諫不得久居位當是時太后弟武安侯蚡爲

丞相中二千石來拜謁蚡不爲禮然黯見蚡未

嘗拜常揖之天子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欲云

云

張晏曰所言欲施仁義也

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

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默然怒變色而罷朝

公卿皆爲黯懼上退謂左右曰甚矣汲黯之戆

也

索隱曰驚愚也音陟降反

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

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

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黯多病病且滿三月

上常賜告者數

如淳曰杜欽所謂病滿賜告詔恩也數者非一也或曰賜告得去官歸家與告

居官不視事○索隱曰數音所角反

終不愈最後病莊助為請告

徐廣

曰最一作其也

上曰汲黯何如人哉助曰使黯任職居官

無以踰人

索隱曰踰音使案漢書作踰踰猶勝也

然至其輔少主守城

深堅招之不來麾之不去雖自謂賁育亦不能

奪之矣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黯近之矣

大將軍青侍中上踞廁而視之

如淳曰廁音側謂牀邊踞牀視之一云溷

廁也廁
牀邊側

丞相弘燕見上或時不冠至如黯見上不

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

應劭曰武帳織成為武士
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

兵蘭五兵於帳中韋
昭曰以武名之示威

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

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張湯方以更定

律令為廷尉黯數質責湯於上前曰公為正卿

上不能褒先帝之功業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

安國富民使圉圉空虛二者無一焉非苦就行

放析就功何乃取高皇帝約束紛更之為

如淳曰紛

也公以此無種矣黯時與湯論議湯辯常在文

深小苛黯伉厲守高不能屈忿發罵曰天下謂

刀筆吏不可以爲公卿果然必湯也令天下重
足而立側目而視矣是時漢方征匈奴招懷四
夷黠務少事承上間常言與胡和親無起兵上
方向儒術尊公孫弘及事益多吏民巧弄索隱曰音路洞
反上分別文法湯等數奏決讞以幸索隱曰音魚列反而
黠常毀儒面觸弘等徒懷詐飾智以阿人主取
容而刀筆吏專深文巧詆索隱曰音丁禮反陷人於罪使
不得反其真以勝爲功上愈益貴弘湯弘湯深
心疾黠唯天子亦不說也欲誅之以事弘爲丞
相乃言上曰右內史界部中多貴人宗室難治非

素重臣不能任請徙黯爲右內史爲右內史數
歲官事不廢大將軍青旣益尊姊爲皇后然黯
與亢禮人或說黯曰自天子欲羣臣下大將軍
大將軍尊重益貴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
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
問國家朝廷所疑遇黯過於平生淮南王謀反
憚黯曰好直諫守節死義難惑以非至如說丞
相弘如發蒙振落耳天子旣數征匈奴有功黯
之言益不用始黯列爲九卿而公孫弘張湯爲
小吏及弘湯稍益貴與黯同位黯又非毀弘湯

等已而弘至丞相封爲侯湯至御史大夫故黯
時丞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褊心不
能無少望見上前言曰陛下用羣臣如積薪耳
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有間黯罷上曰人果不可
以無學觀黯之言也日益甚居無何匈奴渾邪
王率衆來降漢發車二萬乘縣官無錢從民貲
馬索隱曰貲音時夜反
貲賒也鄒氏音勢民或匿馬馬不具上怒欲斬
長安令黯曰長安令無罪獨斬黯民乃肯出馬
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漢漢徐以縣次傳之何至
令天下騷動罷敝中國而以事夷狄之人乎上

默然及渾邪至賈人與市者坐當死者五百餘

人黯請問見高門

如淳曰黃圖未央宮中有高門殿

曰夫匈奴攻

當路塞絕和親中國興兵誅之死傷者不可勝

計而費以巨萬百數臣愚以為陛下得胡人皆

以為奴婢以賜從軍死事者家所齒獲因予之

以謝天下之苦塞百姓之心今縱不能渾邪率

數萬之衆來降虛府庫賞賜發良民侍養譬若

奉驕子愚民安知市買長安中物而文吏繩以

為闌出財物于邊關乎

應劭曰闌妄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關雖於京師

市買其法一也 黯曰

陛下縱不能得匈奴之資以謝

天下又以微文殺無知者五百餘人是所謂庇其葉而傷其枝者也臣竊爲陛下不取也上默然不許曰吾久不聞汲黯之言今又復妄發矣後數月黯坐小法會赦免官於是黯隱於田園居數年會更五銖錢徐廣曰元符五年行五銖錢民多盜鑄錢楚地尤其上以爲淮陽楚地之郊乃召拜黯爲淮陽太守黯伏謝不受印詔數彊予然後奉詔詔召見黯黯爲上泣曰臣自以爲填溝壑不復見陛下不意陛下復收用之臣常有狗馬病力不能任郡事臣願爲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

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

索隱曰今猶即

今也謂今日後即召君

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之重

卧而治之黯既辭行過大行李息曰黯棄居郡
不得與朝廷議也然御史大夫張湯智足以拒
諫詐足以飾非務巧佞之語辯數之辭非肯正
為天下言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
意所欲因而譽之好興事舞文法

如淳曰舞猶弄也

內懷

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威重公列九卿不
早言之公與之俱受其僇矣息畏湯終不敢言
黯居郡如故治淮陽政清後張湯果敗上聞黯

與息言抵息罪令黯以諸侯相秩居淮陽

如淳曰諸

侯王相在郡守上秩真二千石律真二千石奉月二萬二千石月萬六千

七歲而卒

徐廣曰元鼎五年

卒後上以黯故官其弟汲仁至九卿子汲偃至諸侯相黯姑姊子司馬安亦少與黯為太子洗馬安文深巧善宦官四至九卿以河南太守卒昆弟以安故同時至二千石者十人濮陽段宏

索隱曰案漢書作段宏

始事蓋侯信

徐廣曰太

信任宏宏亦再

至九卿然衛人仕者皆嚴憚汲黯出其下

鄭當時者字莊陳人也其先鄭君

漢書音義曰當時父

嘗

為項籍將籍死已而屬漢高祖令諸故項籍

臣名籍鄭君獨不奉詔詔盡拜名籍者爲大夫

而逐鄭君鄭君死孝文時鄭莊以任俠自喜脫

張羽於危

服虔曰梁孝王之將楚相之弟

聲聞梁楚之間孝景時

爲太子舍人每五日洗沐常置驛馬長安諸郊

如淳曰交道四通處也請賓客便瓚曰諸郊謂長安四面郊祀之處閑靜可以請賓客○索隱曰置即驛馬謂於置著馬

也存諸故人請謝賓客夜以繼日至其明旦常

恐不徧莊好黃老之言其慕長者如恐不見年

少官薄然其游知交皆其大父行天下有名之

士也武帝立莊稍遷爲魯中尉濟南太守江都

相至九卿爲右內史以武安侯魏其時議貶秩

爲詹事遷爲大農令莊爲太史誠門下客至無
貴賤無留門者執賓主之禮以其貴下人莊廉
又不治其產業仰奉賜以給諸公然其餽遺人
不過算器食徐廣曰算音先管反竹器○索隱曰算
謂竹器以言無銅漆也漢書作具器食每
朝候上之間說未嘗不言天下之長者其推轂
士及官屬丞史誠有味其言之也常引以爲賢
於已未嘗名吏與官屬言若恐傷之聞人之善
言進之上唯恐後山東士諸公以此翕然稱鄭
莊鄭莊使視決河自請治行五日如淳曰治行
謂莊嚴也上
曰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請治行者何也然

鄭莊在朝常趨和承意不敢甚引當否及晚節漢征匈奴招四夷天下費多財用益匱莊任人

賓客為大農儻人

徐廣曰一作入二云賓客為大農儻人儻人蓋興生財利如今方宜矣駟

案晉灼曰當時為大農而任使其賓客辜較任儻也瓚曰任人謂保任見舉者○索隱曰儻音即儻反辜較音姑角謂當時作大農任賓客儻人取庸直也或者貴物以應官取庸故下云多逋負也辜較字亦作酤權權者獨也言國家獨權酤也此云辜較亦謂令賓客任人專其利故云辜較也多逋負司馬安為淮陽太

守發其事莊以此陷罪贖為庶人頃之守長史

如淳曰丞相長史也

上以為老以莊為汝南太守數歲以官

卒鄭莊汲黯始列為九卿廉內行脩絜此兩人

中廢家貧賓客益落

索隱曰落零落猶散落也

及居郡卒後

家無餘貲財莊兄弟子孫以莊故至二千石六
七人焉

太史公曰夫以汲鄭之賢有勢則賓客十倍無
勢則否況衆人乎下邳翟公徐廣曰邳一作邳有言

音主縣名屬京兆

始翟公爲廷尉賓客闐門及廢門外可

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
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
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汲鄭亦云悲夫

索隱述贊曰河南矯制自古稱賢淮南卧理
天子伏焉積薪興歎伉直愈堅鄭莊推士天

下翕然交道勢利翟公愴旃

汲鄭列傳第六十

史記百二十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百衲本二十四史 史记 28 列传

作者= (西汉) 司马迁撰

页数=165

SS号=12459907

读秀号=000007544539

出版社=北京市：商务印书馆

出版日期=1936

[朗秀信息]

作者= (西汉) 司马迁撰

形态项=165

出版项=北京市：商务印书馆，1936

参考文献格式= (西汉) 司马迁撰 . 百衲本二十四史 史记 28 列传 . 北京市：商务印书馆，1936 .

Lrbook=http://book.lrbook.com/showbook.jsp?dxNumber=000007544539&d=2DCA20C928189D6AAC2A99EDD108914D

Duxiu=http://www.duxiu.com/bookDetail.jsp?dxNumber=000007544539&d=2DCA20C928189D6AAC2A99EDD108914D

Zhizhen=http://www.zhizhen.com/book/7a661434c5d9a62ac2c3a1606da40adb/detail

jpgUrl=http://image2.5read.com/image/ss2jpg.dll?did=n24&pid=B7891CFB6100D6DA142000BDF453C5B9AEB7722B29414D6B457AEB3ADD20B70BE77E8740C960AAB8B62F787E8C8C9660924284CA8FC7171B32AE8833FD8FABE4778593E6614C6010161BE6B8648A9B1BFED7A48BC265349DF795DB53E173BC23D14656C226918FFDE898FB763867C43FAAB1&jid=/000001.jpg

imgPath=http://***.5read.com/